

目 錄

頭.....	一
落雨篇.....	三三
谷.....	四三
啞 歌.....	九五
過橫記.....	一一
一日間.....	一三五
人下人.....	一五三

頭

—

廟府自局長卸任以來，除了老太爺做八十陰壽外，從沒有今天這樣熱鬧過，彷彿辦喜事似的。一清早就有人在門口張望，廟府的大門樓憑空高出兩三丈，宅第也儼然深了許多。兩個廚司務在趕做席面，吉利兵兵，一刀一勺的就活像「急脚鬼」。老媽馬嫂在灶下說着蜜一般的話。

「要是和尚，第一手先把你搯到廟裏去。」

案前的廚司務直起腰，手背在額上打橫一抹，兩眼向馬嫂一溜，便破口大笑。灶後的廚司務却嚷道：

「當心些罷，這就快到了！」因為刁着香煙，說話像豁子嘴。他又吱咕着：「你搵到廟裏，好主意！丟下我光杆兒可怎麼辦……」

馬嫂在灶下笑，她向來不在乎。

可是人手還不夠，連小丫頭翠翠也忙得像經線婆娘，臉漲得紅紅的。老太太要淨水，她是慈善的，要跪在神前奉經了。太太要雞肝，羊肝，豬肝，總之，所有的什樣肝都得給她拿去，她是要治失明的眼睛。大少奶吩咐留兩碗雞湯，大少爺那病……翠翠明白，不管要誰的活人心，一句話就得到，不的要防備兩片臉不會腫。可是小少爺還一直在後面追着，像一條尾巴，不住跌着腳：

「騷貨翠翠，臊——」

他要給他扎一隻風輪。

「防備着你的皮！」馬嫂用指頭放在眼前點着。

翠翠沒聽見。她上下走着，像一個小鬼魂，心尖上還貼着一片草葉。總是害怕着

什麼，不舒服。

她還想到門口看看，究竟又是什麼一番樣子。

至於老太太，她總算是一個好人，又吃素，又唸經，又慈善，要不，也活不到八十多歲！更哪裏說得上子孫滿堂！

這村子前襟河，後帶山，據傳說，是「龍虎門」，氣勢很凶，風水極高的。倘不出一位有福的善士，全村誓必遭殃；出了就壓下凶煞，當然要官星高照。這有福的善士並非別人，龐府老太太自以為就是她自己。

她是從三十歲就守了寡，一人支撐着這局面的。現在兒子已經做過一任官，雖卸了差，總還是局長。全村也受了她不少恩惠，否則，恐怕早都成爲灰末了。

但是，這樣一個芸芸衆生的教主，也正同龐府上的別人一樣，除却擺嘴弄眼而外，在村子裏並不受歡迎，或者尊敬。隣舍全是些知恩不報之徒！老太太是慈善的，但一想起那班賊頭賊臉的傢伙就會生氣，有時竟將正唸的經也會忘記。

老太太還有一個寬慰自己的辦法，這就是看村子的風水。

從南來，路兩傍儘是風起雲湧，滾着滔滔麥浪的紅土地；土壤的紅像在血裏浸過一般，又油膩，又肥沃。望上去是一帶連山，峯巒一個套一個，到最近的一條嶺，變成坡崗了。上面遍植松柏，山楂，胡桃。再下便是沾板岩同花崗石砌起來，灰白相映的村子。村前一道小河，水由不遠的豁谷中流出，兩岸楊柳叢茂，直伸入田野。通這唯一大道的，有一座跨着小溪的石橋。再前去，路碰在關帝廟上，轉彎往村坊上去了。正衝着廟門有一棵大槐，足有兩人合抱的粗細，杈枒的樹枝上掛滿着紅布，像纒纒的花球，有新的，也有褪作灰白的，上面寫着「有求必應」之類。

樹下終日裊裊升起香燭紙馬的煙，充滿着神鬼妖靈。

可是，使老太太寬心的，不是那些布片，也不是仙魔，倒是一個謠傳：是一根旗杆，將來要掛起「帥」字旗，要出更大的官的。因為樹生得太奇妙，恰當住了關聖大帝的「神道。」這官星自然是單照着龐府，否則，那樹就決不該長在那裏。

現在老太太正在唸經，沒有想到大門外的事，心裏却又總是不安甯。她看見殺却幾隻雞，又宰了一頭羊。

「造孽！有一天我會餓死到您手裏，有一天——」伊背轉頭對天罵着，像一頭臥伏的綿羊。

因爲傷害着伊慈善的心腸了。

「阿彌陀佛~~~~」

天井裏時常有人走動。

貓叫得怪煩人。

大花狗在廚房裏挨過一棍，這時已安靜的立在水缸下，聳起兩耳向上望。伴吠兩聲，又在大腿上啃了幾嘴，一順頭，朝着大門衝去，拖着長長的舌條。

交夏以來，今天要算出色的悶燥，連山上也不見有一絲風。

客廳院裏，柴樁剛謝，芍藥寂寞的開着大白花，顯出月季的瘦。

保鏢季全德騎在石凳上，揩擦着拆開的手槍零件，生髮油氣息衝進鼻子，在肺尖上打滾。他咳嗽兩聲，似乎將那熱孜孜的氣息吐了出去，拇指在鼻尖抹着，仔細的審察一個螺旋釘。他的臉，生得極其像生蕃薯，上面起着稜條，還有着酒精泡，短髭青青，就像剛透出土面的麥子一樣，手槍匣在脅下搖動，他將牠移在前面。

鳥叫着：啞啞苦兒。大約在河岸上的柳行裏。

「哭兒，你祖宗！」

他啐了一口。望着太陽吸了一大口氣。

他歪着嘴，將槍拼在一起，却不往匣裏放，而塞進肚皮那地方的袴子裏。忽然，他想起了什麼似的，頭向天那麼一衝跳將起來，撲着後院跑去。

局長看看長班蒺藜收拾客廳。插瓶確是江西簪，雲銅和廣錫的供器也都擦得光光亮亮，像銀質的一般。他想着全縣有這種擺設的，攏共也只不過四五家，便禁不住一挺那雞蛋似的肚皮。

天實在熱得不錯，龐局長已經喘不過氣來。圓得來皮球般，又大又胖的頭只是向外脹，流着汗，紅紅的，誰看見也以爲塗過一層麵醬。兩隻小黑豆眼睛幾乎要擠起來了。他氣蝟蟻似的手覆在微微跳動着的額上，向下移過，去經眼，經過鼻梁，在人中那裏停下：還沒有鬍子，實在憾事！

就是那個球般的頭，確是局長式的頭，但走過去，總有人在背後諷嘲的咕噥着：

「這樣的頭，狗啃起來倒不錯。有那一天，烏鴉是吓那小黑豆眼的！」

局長肚子大，度量也過人，一向不會留意到真會那樣。即連現在也沒有想到。

「唔，總算——」

他將常說的「威名還在」四字嚥進肚裏，臉一打橫，笑了。那肚子是不論什麼都容得下的。

但是，五匹壯驃，「竟然，竟然……」

五匹壯驃被搶掉了。雖然被咒詛的頭還在，想起來仍不免肺尖痛，太陽穴就打

抽搐，於是嘆氣了：「唉……」

然而一眼看見椅披落在地上，忍不住了咆哮：

「你的魂兒呢？哪裏去了！……說你飯桶，活該上山啃石頭。只合，只合……：……噲！
死！」

「全德，全德！這東西……：……」一口氣闖進後院，照準翠兒頭就是一個耳光，
「活夠了嗎！」

其實什麼事也沒有，今天他只覺得自己高了許多，皮下又刺得慌。

蒺藜還不過三十歲，生下來就被搥打的人，已經麻木得像幽靈了。他永遠沈默着，一天到頭思索什麼。他不像長起來的，而似合着別人的脾胃，從一個模子裏造成功的。在他，世界原無合理與不合理；命令，打罵，又頂合適。

然而今天他也那樣慌亂，望着廳局長抓耳搔頭的，想不出爲什麼要那樣興奮。實際他又什麼都沒想，只不過要將客廳收拾齊整。

他正怕着什麼，許多錐子在他皮下刺，一陣緊，一陣鬆；他覺得一忽冷，一忽熱。終於那些錐尖透出鋒，是一些冰冷的小汗珠。

「他爲什麼要躺在山溝子裏？」這觀念又在他腦際浮出。
總想有一個月了，始終弄不明白。

至今他還看見那個和善的中年人：他做鬼臉；他說趣話；他將什麼人都逗笑；他唱小曲子；他用滑稽的咳嗽表示快樂；他刁着旱煙袋，使人噴嚏的眯着眼。他是一個瘦子。

在一個沒有月的夜裏，他放進一夥強人，收斂了快樂，將五匹壯驃趕進山裏去了。但是，爲什麼他一個人睡在山溝裏呢？這樣睡着，鞋不知去向了，腳板上滿是乾了的血漬，他却仰向着天，似乎整個山谷都歸他所有，甜蜜的打着響鼾，隨即許多人圍上去，將他綁了起來，鼾聲最後打一個嚏，從此永遠斷了。可是龐局長說是搶去他三千元大洋，還有什麼勾結什麼，難道這樣就弄定了的？

「孫三……那全是作枉，孫三哥！羨慕心想。」

那瘦瘦的臉子一歪，打一個閃，羨慕也就一凜，手中的插瓶幾乎失手落在地上。他出了一身冷汗。

客廳已經收拾齊畢，桌椅擦得通亮，地也打掃得水磨石板似的，繡花椅披，朱紅椅墊，八仙祝壽的桌帷也都鋪設完竣，廳府真有一番喜慶氣象。

二

村坊上正逢着集市似的，很熱鬧。家家戶戶門口立着人，以習慣了的低聲談着話，其實倒是在熱烈的講說個不休，只是抑住聲氣罷了。最後嘆息着的轉一個身，又拐進另一組去，仍不過是相同的神情。

人像在上元節的夜晚，佇立着等待時刻。後來漸漸分散，少數漢子到山上鑿石

頭去了，擎着鐵同槌子；娘兒們慌張跑回家去，隨便抓一件針線活倚在門檻下，不時向村頭瞭一眼，或望着別人在爭論什麼；還有許多人沒入較大的人堆裏。其間以祥泰雜貨舖門前最擁塞。

「孫三我頂明白。他不會動人家一根馬尾！可是到底怎麼說呢？」
老流氓方天化就還不會弄明白。

「是啊，」一個年青人叫着，「你倆共穿過一條袴子！」

另一個人却回答道：

「怎麼說，孫三就要辦提解回來了：就這麼說！」

木匠景雲叔這時才顯得矮。一直被壓在別人肘下，他向上長一長肩膀。

「噫！人只要不臭，總會碰着包丞相哩。就是狗還會有咬孫三的嗎！」

他擎起早煙袋在人頭上搖幌，只怕人家看不見。

老女人嘆息着，在咬咕什麼，反正並不想使各個人都聽見的。

孩子們一聽出孫三要回來，馬上看見那瘦削的臉子一歪，擠眉弄眼的就是一
個鬼臉，這確乎像別離了多年的老夥計。於是拚命在跨下擠，只怕差一忽兒孫三破
啾得沒了影子。

「小刀客 ● 羔子，是看西洋景嗎？值得這麼熱！」

上面罵，下面却不理，像啄木蟲似的，一口氣往裏鑽。

方天化戟從耳朵上取下香烟頭，沾在下唇上，他要將火柴吞進肚去的吸着。兩
隻迷糊的眼向上翻起，似乎要將牠們移到頭頂上的哼道：「天下，只要心尖要朝
下長的——還是好人好。」

「當作話說怪好聽！」

賣油條的玩弄着他過時的皮帽，這時向上一揮，要將天打穿一個洞的樣子，喊

了：

「回來的是「饋票」。」他用指尖點着太陽穴，「二斤半！明白了沒，朋友？」
所有的眼一齊釘住他那蒙着一層油烟的「饋票」。

於是，他說了，怎樣碰着怎樣一個衙役，就是來龐府報信的，而且吃了他的油條。

「這會早見過姓閻的了，還不該上望鄉台！」他結束着。

「嘖，嘖，嘖！天理自有報應，天理自有報應！」

景雲叔更矮下去了。

人流着汗，好像被收在一口鑊子裏，悶住了。

天一盆火般熱，樹葉死釘在枝梢上。

杜鵑鳥在山上哀鳴，斑鳩在低泣。河邊一聲聲叫着：「啞，啞，苦兒——」

狗氣悶的，但驚悸的吠着。

人嘆息。

方天化載望着脚尖，鞋已經「老虎大張嘴」，那麼，露出着的七個腳趾就是牙。「龍虎鬥的風脈這就倒了！」他喃喃的說。

「莫不是還有你一任局長嗎……」

方天化軟什麼也不說，擠過人叢，拖拉着鞋，默然回向他關帝廟的下處去了，一隻病狗似的。

雜貨店掌櫃林祥泰忽然想起一件事，用指頭敲着手背說：

「「半斤酒，」他說，就這樣……誰能想到是他，就是一個鬼……」這話至少也說過有一百遍。

然而，林祥泰還能看見孫三醉醺醺踏進黃昏裏的樣子，這次他沒有笑，沒有唱，也不會做鬼臉。

自然誰也沒料到他會來這麼一手，人又和善，又老實，又勤快，比一隻山畫眉還快活。要論毛病，就只僅僅愛喝幾杯酒。他自幼喪盡了親屬，從沒有同人吵過嘴，胤府

也即爲着這人好德行僱來作長班的。可是，若非他，龐府也決不致失事。雖然老早就有許多人想放他一把火，但都知道他養着保鏢，決輕舉妄動不得。

狗驟然狂狽的吠鳴了。

馬蹄敲擊着花崗岩石板，疾劇的在村坊上響起，直向人衆撲前來。

「閃開！」

人向街沿的牆下退去。小孩子向大人們背後鑽，

騎在馬上的軍官是一個瘦子，除軍服外，全是黑的，黑鞋，黑襪，暗淡的黑臉膛，眼睛隱在眉毛後面，黑的唇上生着短髭，連牙都是黑的。護兵將他扶下鞍橋，腿已難以站立。

「領情，領情！辛苦，辛苦，舊隊長！」

龐局長一口肥豬般衝出來，球似的滾下台階，一把抓住那焦污的手爪搖幌着，且一連串的嚷。他頸巴抽搐着，肥碩的頭笑成了糯米團。

「舊隊長也想笑，但他的氣力只夠說出：『發福，發福！』」

村人望着這一胖一瘦的兩個人往裏走，竟是肥鵝夾住黃鼠狼。

兩個大人物相遇，總不會沒有話說。隊長破拉着拖着，勉強到了客廳，不事謙讓，便萎頹在椅裏。容易忍住淚，鼻涕同呵欠，汗却一直往外淌。

「隊長中了暑？」

隊長臉一皺，做出醜相，搖着頭，頸頸有絲瓜梗。

局長突然省悟過來。

「前天才買進來的『西土』好極！」他抹一把前額，叫喊着：「蒺藜，蒺藜！」

蒺藜躲在乾草屋裏，他像負着許多罪惡，一直往乾草窩裏鑽。

人在期待着什麼，又怕那所期待的東西真個到來，沈默裏有着小騷動。

「孫三呢，他在哪裏？」有人驚怯的問。

前街梢走來一隊團丁，約二十人光景。前邊走着挑夫，擔子前端搭配一塊石，後

端却是一隻小木籠，裏面盛着首級，已經不是會扮鬼臉的瘦瘦的頭，而臃腫得像局長那球形的了。上面滿淌着紫色血迹，眼同唇都向外翻出，像一隻腐爛了的西瓜。

「嘖，嘖，嘖！」大家咋着舌，「造孽！造孽！造孽！造孽！」

人衆中起一陣騷動，又靜下來了，

年青的姑娘背過臉去。老太太揩着淚。孩子兩手掩住眼，從指縫中望着，却見臃腫的臉一歪，那雙凸出着的眼一下鑽進了腦門。

「這是做什麼的，一個頭，又不是活的。」

景雲叔咕囔着。

「示衆！」一個團丁回答他，「懂嗎？你們這莊上沒有一塊正經木頭！」

其實是有的；就是那有一天要掛「帥」字旗的槐樹。長的地方實在不錯，爲着示衆，頭便釘了上去。

團丁們將槍摘下來掛在臂彎裏，或乾脆丟在廳府門洞下，解開鈕釦，子彈掛在

肩頭，一面揩汗，一面掣軍帽搧風，坐在台階上，用大白盃喝着茶，吸吸廳府賞下來的香烟。有的解開裹腿，在拔腿上的毛，有的去找地方過癮，大家都想着這趟天外的好差。局長打着煙泡，想的却又是怎樣派收這筆招待費。

頭雖然釘在槐樹上，狗已在觀望了，但每人都以為擋在自己脊梁上。不安在村子裏流佈……

三

勤勤驅逐着羊，舞動着手中的鞭子，得得從山上闖下來，已經下着雨了。羊又不
如人快，水已從頭頂滾在臉上，他動了怒，狠命的鞭打下去，一個不留神竟滑了一跌。
等他一骨碌爬將起來，使更加憤恨，嘴裏不停的咒罵，石子同鞭一齊飛舞，連笛子也
都攆過去摔破了。

羊羣因受不住責打逃散，勤勤正恨得沒有救，一個擔水的青年人揪住他的耳朵一推：

「孫三笑你啦，看罷，小刀客？」

說着便向河邊跑去，水桶咯噔咯噔搖擺着。

勤勤一仰下頰，兩眼正碰着那臃腫的頭，恰如那頭碰在鼻尖上了的，勤勤眼一睜，從心底裏發出一陣慄慄，通體的毛就堅將起來。彷彿怕一個不小心那頭飛過來，他不轉睛的望着，向一傍怯怯退走。水流從樹葉以及掛滿的布片上注下來，打濕了紙灰，也滴落頭上。頭上血迹被冲刷去了。頭頂上聳着短毛，稀疏得好比粟殼上的刺。顴骨同顴顛那地方却又和豬的一樣，顏色黃黃的，有着青斑，肥滿得打着縐摺。雨水又參着淡淡血水淌在曝起的樹根上。

勤勤向後退着退着，不防石頭却絆住了脚，腦袋嗡的一聲，世界也就打了一個翻身。

「孫三……」

兩個字從天上掉將下來。

勤勤什麼也沒顧及，撒開小腿就跑，也不管泥了，水了，只一逕平蕩過去。他覺得頭在後邊追。

實際他並不會看清頭的樣子，只是一排牙在面前發光，中間自古就缺着一顆，這是沒有再熟識的了。

那牙——

「小刀客，慢着你聽！一個姑娘要揩你去成親……哪。哈哈，哈哈！害羞長不成五尺半的，你真是小斑鳩。」

用三個指頭扭着勤勤頭皮，張開大嘴，迸出笑聲的，就是那樣的牙！

勤勤奔跑着，什麼全忘記了，泥漿四向迸濺，路上的水流都要躲開。

「媽，頭，頭，媽，頭！」

他喘不過氣的呼喊著，闖進屋去，一腳踏翻了景雲叔的傢具籃子，刨，鑿，斧，到刀，橫七豎八滾得滿地都是。

景雲叔坐在門闕下吸煙，摘下煙袋朝着勤勤就是噼拍噼拍一陣敲打。

「碰着小鬼了！」他罵著，眼都紅了的。接着又是一陣敲打：「頭，頭，頭，頭！有一天（你的頭）也照樣釘在大槐樹上。頭！」

應着敲打，勤勤一次一次的擠着眼，（這是慣了的，毫不在乎。）

景雲正在一隻鞋上打補釘，但一望見從頭至腳都是泥，通體落湯雞似的勤勤，便也動了氣。

「噲，刀客胚子，我看準了，早晚大牢裏有他一把鎖鍊，「紅煞地」頭的無頭鬼！可不是嗎，你從不管管他，長大了你看，太歲頭上他敢動！」

景雲總是這樣，話只要開了頭，就永不會完，她先按老套從頭說起，背書那麼的，然後再倒敘上去。

景雲叔照例不理。他吱吱吸着煙，望着陰霾的天，將剛才的事全忘却了。

勤勤呆立着，兩眼釘住脚尖，望着從袴樹上淌下的水溜怎樣將泥漿沖掉。眼底却顛顛倒倒展開着事象：跳撞的羊——飛來的旱煙袋——爛西瓜般的頭——山端上的白雲——又是腫脹的頭——發光的牙，缺了一顆——擔水的青年人——孫三……小斑鳩——太陽下的黑圈。突然，只是一個閃電功夫，幻象融合在一起，什麼全是模糊的，一片灰澹，勤勤腦袋空洞了，失去了一切存在。

他全身簌簌的抖起來……

勤勤飯也不會吃，睡在床上，鼻子粗壯的噴着氣。

雨已住下大滴，簌簌的細落着了。時或從牆外侵入一陣風，院中的棗樹搖落水珠，打在水潦裏，便激起許多水泡。風夾着濕風撲進屋裏來。

「我記得前一天孫三還給挑一擔水，他擠眉弄眼的……鬼不覺的，他會……怎麼躺在山溝子裏，真糊塗得慌！」

景雲嬌將補妥的袴子扔在針線籃裏。

正在修理鎌把的景雲叔，不理會她，他時時向陰沈的天空望一眼。

「這天爺也活該罰去「充軍」！」他狠狠的繼續地剉光鎌把，「你要他晴，偏鳴，鳴，鳴，再也哭個不了，不知有多少淚！世界，世界全顛倒了。呸！」

「媽，媽，頭啊，頭——」

床上忽然叫喊了。

「勤勤，勤勤，」景雲嬌跑進去，「勤勤，你看見什麼？」

在暗影裏她望着勤勤的臉，紅得發光。她將勤勤搖醒，孩子迷惑的望一眼，又翻身朝裏，粗壯的喘着了。捫住那小腦蓋，熱得燙手。

她忽然看見那好笑的臉一歪，隨即又同那臃腫的頭融合爲一，不禁打着寒噤。屋子裏鬧鬼了！

「要是你，就趕快走罷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別恩將仇報。我知道你是親他，可是小孩

子哪裏經得住？」彷彿她真的面對着一個鬼說話。「你請一柱香罷，我想是孫三同他逗着玩。」

「鬼，鬼！」景雲叔將手中對刀向傍邊一劈，「都是您娘兒們……有靈教我看，來！」

「要說，人死了就是死了？」

「活着？」

這爭執一定到景雲嬸生氣，景雲叔讓步，才告罷休。

天黑下來，雨還是不會住。

這一家照着鄰舍的習慣，晚上是從不燒飯的。景雲叔啃冷窩窩頭。

「媽頭——」孩子又呼喊著。

景雲嬸真個着了慌，覺得滿屋子都是鬼。她迷迷糊糊從裏間跑到外間，又跑進去，勦怒的嚷着。

「……不信，不信！孩子燒得像火團……哪，哪就是他，準當是他阿彌陀佛……
你要人死完你才信哪，哪……」

簡直發了瘋，而且哭了。

雨打在簷衣上，發出沙沙聲，狗時斷時續的吠嗥。景雲叔在泥濘中走着。天漆黑，什麼也看不清，只有白的牆垛發光。在他前面，總是不遠不近，保持着數丈的距離，那臃腫的頭引着去路。他毛髮森然的豎起來。

「邪不侵正，呸！」吱咕着。

他緊緊握住肩上的鑿鉞，準備着一有什麼便劈過去。

四

一個影子在前邊蠕動，映着白牆，看得出黑的一條。景雲叔毛髮又聳起來，他驚

恐的喊道：「誰，那是！」

他已經收住脚，將鑢鉞捉在手裏。（木匠的「規矩」走夜路是必須帶着這傢伙的。）

但那影子停下來，回答了：「景雲嗎，那是？」

聲音熟悉，走過去，猜得不錯，正是——

「方天化戟，是你，遲一刻我就將「饑票」給你劈成兩個了，夥計！」景雲叔不怕什麼了，「這會兒還出來作什麼，孫三又作着伴。」

狗吠着，一片蕭索的雨聲。

兩個人挨肩向前走。方天化戟極酸楚的說：

「你一生只是啃棺材板子的……一個人能打能撞的，嚟！你想，一隻小雞還不如……剛才有一件事，就說碰到那一節的罷，那才算怪！」

方天化戟咳嗽一聲，夾緊兩膀，開始述說他同孫三的相與，雖然是誰都知道。

（他喪失了一親人似的悲傷着。）

上午，方天化載從人乘中回廟去，身上輕飄飄的，失掉了元氣。

原來方天化載同孫三都是光身漢，既無家屬，也無田產。有一年，兩個人同住在關帝廟裏，是秋天，方天化載染了傷寒病。孫三幫人開石方，或砍柴賺來一點吃的，總要分給他一份，有時半夜間爲他燒水，後來他死裏逃生，一個月後病好了。別人都說：他們夥穿一條袴子，其實兩人並不特別好些，只因這病同有錢人的病不同罷了。

不敢看孫三的頭呢，還是不忍看，他不會弄清楚，總之，是不願看見。回到廟中，通體發酸，躺在人家存放的「壽木」上睡了，可是，閣上眼，便看見前前後後的事。彷彿只是昨天，孫三去河邊擔水，還唱着「小寡婦掘墳。」他映着眼說：

「上山修行去罷，老光棍，當和尚是又有女人又有肉的，你在熬活寡呀……噲，你只是老母狗罷。」

睡不熟。睜着眼自然還是睡不熟。望望關聖帝君的法身，望望油煙的樑棟，很想

跑到山上去。忽然一陣奔跑，外面鬧了起來。他抱住頭，究竟是什麼滋味，他說不出，只是出了不少汗。後來世界規復原位，靜下來了。

再後，落着雨了，像從天上洩下來的布，聽不分明一點一滴的。兩顆頭飛着，忽而是球形的，忽而又瘦長的……

蕭蕭蕭……這是雨，似乎打在一塊柔軟的毛毡上，又宛若那細的雨絲織就了一塊無限大的，灰色的絨布，輕輕的蓋下來，一切全破遮掩。

方天化戟坐在廟前的石案上，還吸着香烟頭，分開兩腿縫襠裏的洞。從南來一個人，青衣青帽，青瓏的臉子，瘦削的肩上搭一條搭襖。遠看是孫三，「什麼時候入的公門？」這樣想。不防那人來到臉前，却不是孫三。問了，說是從陰司裏來的。

「看見孫三嗎？」他做着眉眼：「這樣的一個人！」

那人搖搖頭，說是催繳救國捐的。

「我說的是孫三，哪，這樣的孫三，剛入陰曹的。」

那公差又搖搖頭，白白眼，似乎將方天化看成了土老。最後他發脾氣叫道：

「什麼孫三，么六，一天進來數萬人，你問探子！」

???

是什麼，方天化就記不清楚了。

「總之，」兩個人立在祥泰雜貨舖門口，方天化抹着臉說，「是孫三，我想不會錯的。人到陰曹，自然要變變模樣。買棺材收尸我辦不起，我想稱半斤紙，送他幾個零錢花。」

祥泰林掌櫃晚上照例有二兩酒喝，因為喝去二兩酒，再釀入二兩水，最終所得並無虧損。

「孫三怎樣了？」他開門讓兩個人進來，「頭還在那塊兒！」

景雲叔將鑲鐵，錢衣放在門後。

「還在，」方天化就咳嗽着，倚住壁角蹲下去。他雙手捧住頭，等咳嗽定了，兩眼

放光的望着林祥泰咕噥道：「求你一件事，賒給半斤紙，給孫三——」

「哪裏有什麼鬼！人一死，還不烟消雲散！有錢人才燒錢燎紙。」林祥泰轉問景雲叔連連讓道：「喝一盅，喝一盅。」

方天化乾抹着臉，極懊喪。

「信到神知麼，不過免免玄虛；陰陽兩界，誰也不知道底細。」他底啞着聲音。

景雲叔將空杯放在眼桌上，滿意的讚揚道：

「好，好！這次一點也沒「行龍」！」

但裏面哇——的一聲，孩子哭了。

「還不睡，」林祥泰家裏接着罵道：「你賣給鬼罷，孫三會買你的，看着！」

林祥泰回到賬桌後面坐下去，一面連聲應着，局面才算平靜。

風夾着雨打街心走過。狗仔的吠聲是遲重的。

方天化戟雙手捧着頭，覺得世界是顛顛倒倒的：孫三喝過林祥泰不少酒，等他

死了，要除半斤紙給他燒也遭沒趣；龐局長會用人謀害一位遠路客信，可是那胖胖的頭仍安然長在頸頸上……

景雲叔坐在賬桌前，將送崇用的香燭紙馬，以及發汗用的紅糖生薑塞進懷裏，敲着煙管道：

「什麼鬼了，怪了。婆婆媽媽罷了。我就不信！」

「可也難說，」林祥泰打了一個呵欠，「要說不信，剛才小柱子還來請香，說是他奶奶親眼看見的，從灶桌下滾出一個雞蛋。」他嘆着氣，「看罷，風水移了，要不，怎會出這樣的事！」

一個人闖進來，風吹得燈光閃搖。

「半斤酒！」他說。

來人正是葵藜。他低着頭，臉色較平日更形陰暗。頭上同身上沾滿了乾草，像刺猬一般。

「你肥進豬窠去了？這才真是羨黎！」景雲叔向他嘲笑。

羨黎要一只碗，將酒倒進去，一口氣飲盡，抹了抹嘴唇，一聲不響的走了。背影消失在夜色裏。林祥泰敲着桌子，不住的搖着頭：

「就這樣——」半斤酒！孫三也這樣說呀……唉……」

他唉聲嘆氣從牆上摘下水牌，上面寫着：

「孫三——盼酒半斤合大錢六百八十文。」

食指在嘴裏蘸了吐沫，將孫三兩字擦去，隨在原地填上羨黎，這筆「荒賤」又有了下落。

雨落篇

雨落着。

一片天井，一片天，灰色的，一面網。霏雨瀟瀟，那細的絲，一順交織着，撒向天井，撒向兩株柳。柳枝沉沉下垂。柳葉像瘦巧的黃金的艇，在水窪裏航行。

水溜管低聲嗚咽，寂寞的嗚咽！

一聲風，一陣雨烟，幾滾水泡。

天井是長方的一條，四邊圍着並不矮然而有着走廊的醜舊的屋。走廊鋪着蝕瘦了的方磚，又陰開又潮濕。一個憲兵在下面來往的走，步態不穩，忽緩忽急，極沈重，正如他這時的心情。寒風侵入廊下，那憲兵收住步，噓一口氣，望着經過改造的小窗，那些湫隘的籠。

想：

那憲兵繃繃眉，顯出不耐煩的神色，繼續踱着步。靴咯咯的響，劍鏘鏘的鳴。他在

「幹麼要生孩子呢，畜牲！」

是年秋，特別多雨。低低的天，壓着他的眉梢。他剛收到一封信，老婆要臨盆了。

「畜牲，你該投胎別一個肚子裏的，畜牲！」

他念着，簡直着了魔。脚步漸漸放緩，在走廊盡頭停住。他撫着劍，穆然立着，竟至飄飄然。

一個憲兵正標明着：高過一個兵，不如一個官。困難也就在此，他想討一個女人，可是家裏的老婆却要給他生孩子了。他抹着嘴，還只有些軟軟的毛。孩子是沒有罪惡的。

「畜牲！」

他重在心裏念一遍，這兩個字却給了他一股溫暖。

鏢鏘鏘郎鏘郎響着。他按住劍叱吒道：

「五號，靜下來！」

他俯下身去，從那開在門上的小方洞中向裏窺望。

那貨色不理他，仍困苦的拖着鏢鎖，鏘郎鏘郎在牆下立住了。

「安靜些罷！」他說，「朋友，不是在家裏……」

那人勉強回過頭來，他噤住了。那簡直是一個膿包，頭腫着，像一個青皮的瓜，嘴已不能合攏，露出白皚皚的牙齒；眼縮得極小，閃爍着執拗的火光。

「南衙相府，好進難出。官司吃至本部，森羅殿是天堂，尸首兒都休想逃脫虎口！」

可是那小小的火光很有鋒芒，一下就刺在心裏。有點羞愧，一些慌張，不敢多想，便溜掉了。

「嘯的一個，嘯的……殺人也會厭倦，喂！」

他又想。還特意弄響着劍。

這人被捕時，他也在場。

一家旅館的三樓上，眼線鬼祟的鑽出來。這是職務，也是一種遊戲。

「別動！」

手槍總是神聖的，已經是社會秩序那枝槓杆的唯一支點了。至於罪名，是不必知道的。總之，是一個年輕人罷了。但他一定有着妻，也一定有子女；憲兵如是想，心頭一陣寒慄。

那囚犯被什麼燃燒着，不得寧息。他困苦的走着，好像在一條渺茫的路上。一個禮拜來，平衡完全破壞了。僅僅一個禮拜，那瘦瘦的紳士型的臉，那始終不移的文雅態度完全失去了。

他不能想像一個禮拜有多麼長久，時間是停止着，於苦悶的顫慄中。辣椒汁從鼻筒中灌入，在肺間，右血管裏發潑。整個世界都捲在火烟中了，他於狂咳中死去。火

銃爆出火花，脾氣好像很大的，但和前者較量，只是一陣響，一股焦燎氣，一條無能的好漢罷了。

然而在精神文明發展到極限的國度裏，花樣可真不少。他被送在一隻木凳上去了。

「機關在什麼地方，你們的窩子說！」

一個聲音在耳邊嗡嗡着。

「說……那麼，是一個漢子，就是生鐵蛋，也會打磨得你起明發亮唔不說！」

又一個聲音在耳邊嗡嗡了。

「好，來！」

另一個聲音爆炸了。

真的「來了」！一根豬鬃，探入這國度裏先生們諱莫如深的所在，旋轉着，旋轉着。最初他還能忍耐，所有的氣力都匯在胸前；後來一隻皮球般洩了氣地嘿嘿笑着；

最後骨頭都軟了，全身都融解了。

於是波濤般的哄笑襲來了。

至今他還聽得見那嘔心的，獸性的笑聲的浪；非刑將人改換了面目，他身體浮腫着。他不能躺，也不能坐。他必須走着。在門那裏，他停下了。牆上有用指甲刻的字樣。

「這不是終結，正是開始。

惡魔，張開你的嘴罷，

這是頭，填平那橫在前面的溝；

這是血，牠將歷史寫到最後的一行；

.....」

他逐一細審着那些歪歪斜斜的字，想不出是表示什麼。

每一次提審，那非人類的刑罰折磨着他，他一次一次挨受過了，他死去了。他漸

漸的蘇醒。又漸漸的恢復。這算不得懲治，只是玩物主義的最高發展而已。於是他狂怒着，抱定毀棄一切的心。正如經過一番爐造，他不僅改變了模樣，既往的事物也隨着體刑的火花爆裂了，消散了。世界好像不可解的魔嘴一般。他呢，是一個百分之百的火藥罐。

從門上的小洞裏，他望着天空的方塊。天空被囚在小框子裏。天井裏除却兩棵殘廢的柳樹，沒有其他生物。黃昏時節，烏鴉的影飛過，一聲鳴啼，一聲嘆息。牆垛遮住他的視線，但遮不住他的心。寂寞的昏鴉的影子引領他到自由的天地。他望見伙伴們緊張的生活，這不是開始，也不是終結，真有一條大道現在他前面似的。然而他還是做什麼呢！他食不下咽，睡不安寢，一匹小獸般暴怒着。

「讓這世界，讓這世界……」

他呢喃，

神經纖維一條條的在爆炸，他覺得出安寧，他沒有了！

霏雨瀟瀟，那細的絲，一順的交織着，撒向天井。一聲風，一陣雨烟，幾潦水泡，水溜管嗚咽着。他聽着靴略略的響，劍鏘鏘的鳴，漸漸的近，又漸漸的遠。瞭晤了什麼似的，將拳一揮。

「世界，向前走罷！」

他戰慄着，用手指抖抖的畫在牆上。

夜來了，牢房落在岑寂裏，遮蓋着輕微的風聲，雨聲。偶爾從什麼地方發出一聲呻吟，宛如大地嘆息。長廊下電光照耀着水潦，柳枝間水珠在熠熠發光。

那年青的憲兵匆匆走過，一陣小水珠撲上臉，他回轉來，抖擻着說：

「喂，朋友，這裏，拏去，一枝烟……」

又從小方洞裏投進火柴。

「一枝烟」

那囚犯咕咕着。於是，一聲破格的笑響激了長廊。

「你慢些，朋友，慢些……」

憲兵的聲音顫着。他倉忙走到一根柱子下；彷彿了却一筆債，償付一宗心愿，他得舒暢的喘一口氣。他背倚着柱子，燃上一枝香烟吸着。他仰着頭，柱頭上的電燈正俯瞰他幸福的笑臉。他抱起兩臂，闔上眼，反復的想着那將要出世的孩子！

「他不會再當一個憲兵了，唔，他不能——」

一種快感在骨節裏孜孜響着。風吹拂他的臉，又細膩，又輕柔。雨在耳際發出軟語，甜蜜蜜的聲音，說着甜蜜蜜的故事。

吵雜的脚步聲從走廊的那端響起。門打開了；呼喊着重五號的姓名。他直立的立着，熟視着面前的人。那是一個瘦子，不曉得爲什麼抖着的；那副模樣很膽怯，像一個撒謊的無能之徒，終於背過臉去，支吾的解釋道：

「解你到××去……」

「現在，爲什麼？」

「就是現在，」

短時間的沈默之後，他驟然間明白了。他大吸一口氣，因過於激動，他浮腫的腿打着顫。壓人的靜寂，帶門聲。隨後他被夾在剝壳槍之間。靴咯咯的響，劍鏘鏘的鳴。那年青的憲兵目送着同僚的背影，劍和靴和剝壳槍最後的光亮，極迅速的在長廊盡處隱沒在雨中了。

他想起剛才投進去的香烟，也許仍在原處未動，打一個冷噤，頭竟發起昏來。孩子的夢打成稀漿，甜蜜蜜的雨底故事也撕了個粉碎。

「一個人，一個人……」

他抓着腮，疾遽的來往走着。靴的響同劍的鳴，絞在一起，鏘郎鏘郎在潮濕的廊下打滾。

啊，聽罷，那槍聲！一顆黑棗，一條命。一個人，他看見的，迎着火舌，青灰的烟硝，一個偏身翻在水潦裏了。

谷

一

黃國俊踱着步，頭微微搖擺，好像全世界單只有他的脚步聲。踱了一陣，覺得無聊，心中很煩燥。他將風門打開，滿滿吸進一口冷氣。門外無絲毫風息，正落着「太平雪」，地上已鋪着厚厚的一層。那株小柏樹因經不起重壓，枝葉倒垂着。兩隻雀子從校長室的檐下飛出，圍住那柏樹繞了一個圈子，又啾啾的飛回原處。黃國俊呆望片刻，心下念念道：

——七月，八月，好快！

他惘然回到爐前坐下。

在礦山裏，煤炭的價錢不如土貴，爐裏不分晝夜都熊熊燃燒；加以下雪天，又如何冷，小房子暖得像炕肚一般。

黃國俊坐在椅上，儘望着爐火的青舌，却想不出作什麼好。烟是吸夠了的，回味一下，還覺得口舌苦澀；看書，簡直辜負了一幅好景色；只合飲酒談天。然而這又是需要二三友好的，現在非但好友尋不到，整個學校也只贖老校役一個，同事們，一放假便不見了影子。

學校冷落得像兵慌馬亂之後，經過一次浩劫的寺宇，但經黃國俊一想，便成了老鼠洞。

校舍座落在小山上，全是半西洋風的建築，向左是一帶蒼鬱的林子，樹木沿着小山的斜坡迤邐而下，直抵小河的岸邊，中斷了。小河春，夏，秋，三季緩緩流着泉水，石九游魚，歷歷可見。林子裏澈宵鳴着不知名的鳥，在柔輦的夜色裏，像寧貼而甜蜜的催眠歌。穿進林子，一直向太陽升起的地方走，約一箭路光景，林子盡了，景色忽然豁

朗，後邊陰濕的林風還陣陣襲來，前面出現一所純西洋的小建築。像這樣的房子還有好多，經過一番裁員風潮之後，大半全空了起來。這裏住着黃國俊的舊同學，現在的同事洪匡成及其家屬。

洪匡成的家庭正是國俊所羨慕的，洪太太是一家美術學校出身的學生，他們還有一個未滿週歲的「小弟弟」。秋季開學時，國俊還是剛踏出師範學校的學生，在他眼中路途是寬廣的，事業是光明的，有這樣愜意的所在，用那時的說法：「一切從此要開頭了。」小河的水流，刺鼻的空氣，林中的鳥鳴，絳霞白雲，向晚停留在山谷中小河上寧靜的景象，啄木鳥沈靜的鼓擊聲，小家庭熙然的活氣，在在都使他興奮。

「要這樣，才是談教育的地方！」他不禁讚嘆着。

主人坐在窗口，從沈默中抬起頭望他一眼，彷彿說：

「什麼？」

匡成總是坐在老地方，不移動，也不打擾人。他一天都在沈思着的樣子，又是些

別人永不能理解的問題，所以不大和別人交談。

匡成生來一副不雅的面貌，吊梢眉，高顴骨，尖削的雷公嘴突出着，是極惹人愉快的。

洪太太在噪音段裏吹着口琴。同事白貫三是這裏的常客，幾乎每天都到的，這時正捏着孩子的小手指。熟睡着的孩子突然醒來，哭鬧了。

主婦丟掉口琴，奔向小床前去，一氣嚷着：

「你瞧，你瞧，哦……小弟弟……」

她是這樣稱呼自己的孩子的。

誰也不會注意這新來的教育家。但國俊依舊心裏很滿意，臉上忍不住溫煦的笑。

但是，正和寒暑表的水銀柱一樣，國俊對於教育的熱心一天天跌落下去了。也許還不到絕望的地步，可是他已覺得出自己正在敷衍了事，且不時因憤慨切齒。原

來洪匡成的小家庭並不如他想像的美滿。匡成總是一個人坐在窗下，一如他是世界外的人，在那裏打盹。別人不注意他時，便煩燥的望着窗外，似乎有許多事情待作，或爲着什麼不安。太太好像要將聲音送遍世界各處似的，發狂的吹着口琴，唱什麼「西宮調」之類。白貫三輕狂的跳動着，有時學娘兒們的裝腔作勢，有時說些下流的挑撥話，簡直是流氓。白貫三很大膽，當着洪匡成便敢出乖露醜，以致使黃國俊忍不住氣憤，想奔上去照準鼻梁給他一拳。可是洪匡成，他什麼也不覺得。他厭倦的打着呵欠，看看錶，使一個人默默出去了。

洪匡成不曉得一天都幹些什麼，到家裏去，十次總有九次撲空。只有白貫三靠得住在那裏。國俊去了幾次，因爲看不慣，以後便絕跡了。偶然在路上遇着匡成，也只有冷淡的點點頭。國俊望着那細長的背影，眼淚幾乎沒氣得掉出來。他佇立片刻，向匡成消失的方向打出一拳，

「烏龜！」

由於同情，他這樣罵了的。

小家庭也不盡都美滿；雖止不過三口人，中間仍存在着難以消滅的陰影：國俊想。

至於學校方面，理想同事實更不知相差幾千萬里。校長是一個老成持重的拔貢，據說外國人很看重他，而校長本身，除了那部鬍鬚外，沒有一點可取的地方。國文教員劉鬚子，是一位管帳先生似的人物，又是校長的表叔的外甥。洪匡成除了上課，一天摸不着影子。洪的太太因為會吹口琴，教着技能課；可是同白貫三那樣下作的嘴臉一比，任教席還是配的。

有着這麼一批爲人師的人，所教出的學生自然是可以想見的了。一次他親眼看見一個學生在白貫三背後喊：「小白，白臉兒……」這事本和他毫無關聯。就他同白貫三的感情言，是還可以得意一通的。但他一想起這也是自己的同事，也是自己的學生，便一如被沾污了似的，覺得不堪。

那羣手同烏鴉爪般的學生，考試一畢便不再到校裏來，偷煤塊或者到坡下打架去了。白貫三一天在礦上，夜裏也不大回來。校長回家給兒子辦喜事去了，他住在不遠的村子裏。劉鬍子只將作文題出定便走了的。只有老雜役一個，他不能離開，整天咳嗽着。

「什麼教育，騙騙人的慈幼院罷了！」

他兩腳憤怒蹬着爐子。

想得不錯，這正是公司裏爲工人子弟辦的學校；以流血換來的。

二

黃國俊拿起一枝煙，隨手又憤怒的丟開了。憤怒的火燃燒着，他失去了平衡，失去了文雅的態度，從椅上跳起來。他不能住在這混帳的地方。

「這混帳的地方！」

他跑到牆角摘下雨衣，爲着什麼——好像被燒而叫喊似的。

但他之所以焦燥，和教育全無關係。他已竟辭却職務。譬如一隻柳鶯，在如此大的世界中，今日還在此地度過，然而明天呢，明年呢，而後是否還有重踏這方土地的機會，正是誰也不知道。所以起先尚有幾分留戀，連那些頂粗野的孩子也覺得可愛。然而突然傳來的消息，輕便火車停駛了，他留連的心情馬上變作即刻離去的期望，哪曉得天又下了雪。

看情形，不會馬上復工的。雪也不知幾時才能停止。他想起洪匡成的囑託，太太同孩子都要回家，請他路上關照。坐在屋裏發悶，不如打點打點怎樣走爲是。他披起雨衣便走出去。

雪落着，霧也似的攏罩了礦谷。飛鳥絕迹。只有細碎的落雪聲，溫柔的響着，遮掩了山丘，礦谷，河流。枯樹枝上滿綴着雪，忽而因經不起重壓，崩坍下來，枝條就是一陣

快活的擺跳。

黃國俊在林子裏匆匆走着，不曾注意週圍的景色。

「看見小弟弟的爸沒有？」

剛進門，主婦的話就一隻釘子似的碰在他臉上。

「多麻煩人！」隨後她又吱咕着，「還是大前天……連一個照面也不打。這麼大雪，你看，還有橫七豎八的行李，再加上孩子……火車又不開，只好土遁了！」

「敢是出了岔子？」

黃國俊檢定靠近壁爐的椅子坐下，燃上一枝煙，一壁拱着手。

「說不定……沒有什麼，停停看罷。」

女人嘟囔着，顯然她將什麼避開了。

他望着她，心中有些迷惑。在黃國俊目中，她是輕佻的，說些不着邊際的話的女人。可是今天她有些驚慌，被他看破了。那末，男人幾天不回家又是怎麼一回事。

「那——唔，那小子呢？」

他輕蔑的向女人瞟一眼，隨後又裝着若無其事，將視線轉往窗外。

「可是小白臉？」

她說白貫三也有三四天不到這裏來了，這幾天礦上罷工，局面不大好，他很忙，大約下半年有陞到公司辦事的可能。

孩子號哭了，女人嘴裏哼着，輕輕的拍着，搖恍的走着。頭髮不時辮下來，遮住眼，便不得不擦上去，臉色是陰沈的。

貓躺在黃國俊腳邊擦癢癢，不住伸舌弄眼打呵欠，因天氣不妙，貓經也不想唸了。不曉得怎樣想起的，他覺得這貓同面前的女人有着共通點，統是壞傢伙。他用力將牠踢開。

「我覺得，我覺得——」

黃國俊囁囁着，終於困難的說出他好久就悶在肚裏的話。由于爲朋友不平的

嫉憤，由于俠義心，他說與其這樣不明不白，不如乾脆同匡成離異。

「啊，黃先生！你是什麼意思？」

女人低低的叫着，將孩子貼緊胸脯，無疑的，她竭力要使自己平靜。她逼視着國俊，臉色驟然轉成暗澹。

孩子掙扎着，咯咯的哭。

乘這機會，國俊衡量過剛才自己那話的份量，說得彷彿有些過分。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這出乎意料的反攻他覺得這反攻是旋風一般在頭頂捲着。可是回答不出。「成心開玩笑。」然而一個從事教育的人，太不像話。

「你知姓白的是幹什麼的？」女人更逼進一步，「啊，不知道！他來的目的……哦，哦！」

女人將臉轉向窗外，低吟着催眠歌，便不再說下去。

國俊本為商議行期而來，不料竟弄出了不快。難道是他錯了嗎？爲着男子的尊

嚴，他胸中反氳氳着怒意。他不明白是自己的羞愧，或是對女人的悲恨，總之生氣着了。臉上熱辣辣的，要出水的樣子。他不願到這地方來；來了就覺得通體生了毛的不安，終歸女人全不像女人，至少是不像他所規定的曉得婦道的女人。

燃上第二枝煙，房子的空氣迫着他，預備走了。不意門推開了，露出一個漢子的身影。他突然想起三天不曾回家的匡成。

那漢子很謹慎的在門口擦去腳上的雪，沙啞的低聲說：

『對不住……』

『請進來』

那漢子走進來，對於這房子全都熟悉，什麼客套也不說，只向黃國俊投一瞥。似乎他認識國俊。國俊却任怎樣也想不出這是怎樣一個人。他外面披着一件兵士的雨衣，頭戴大風帽，齊眉罩住，身著短襖，腰裏繫一條布帶，完全是一個工人模樣傢伙；然而他態度又是那樣沈着安祥，從容不迫。他兩眼在室內一溜，就落在洪太太的臉

上。他依然低抑着聲音道：

「老洪——」

「老洪怎樣？」

有着惡劣的預感，洪夫人很激動的截住問。

「老洪被補了，今兒上午。」那漢子兩眼釘住女人。他烘着手，隨即又補充一句：「恐怕還要搜查，有東西，頂好收拾清楚。」

「都是誰？」

女人驚愕的問。

「四五個呢，不光他自己。又沒有什麼證據，隔幾天總該有眉目。」

他緩緩到着兩手，將風帽帶結緊，便匆匆向門走去。

「大概沒有什麼。」

在門口，他回頭叮嚀着。反手將門帶上。

女人奔向靠門的窗口，嚷道：

「在什麼地方有下落嗎，呢？」

「總是警察所。」

漢子頭也不回的應着，刺蝟般衝進雪裏去了。

三

夜裏，白貫三冒着雪回來了。他喝得醉醺醺的，一進門便嚷道：

「好雪，好雪！到底是汾酒……還沒睡好極！」

這個一身都是「得志」氣味的人，他自己也糊里糊塗的，跳得像一隻貓。他生來就只是一個賤胎，一個「刀山班」的侏儒，黃國俊想，從水裏生出來的，沒有骨頭的傢伙！

「啊，近來——」他點上一枝煙，擠目弄眼的搖着頭，「聽到嗎，老哥？近來可有點不妙。我在警察所……唔，公司裏……唔，真是推銷處有一個朋友，今天我們喝酒……誰願意喝什麼貓屎！一個人恨不劈開當兩個用……」

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，你是？」

黃國俊坐在被窠裏，眼珠子氣得差一點滾出來。

「怎麼回事，聽下文啊。他說一家幹什麼的買賣頭剛送來的汾酒；汾酒！臊他娃娃，喝呀……你知道罷，就是那個記帳的，唔，會計！我們是朋友。他說，唔，他說公司裏捉了幾個人去——」

白貫三故意打着酒呢，停頓着。

「捉幾個去便怎樣？」

「那——唔，那可不知道。一言以蔽之，這回英國鬼子非常氣……聽說是什麼……咳，非常氣！大約要吃洋點心……殺一敵百！」

黃國俊望着白貫三頓時嚴重起來的臉，不禁打了寒噤。

「我聽說——」白貫三立在床前，將嘴付到黃國俊耳邊：「……要那樣，要辦還要趕快，愈快愈好！否則，否則，唔……」

第二天，雪停止了，却括起針刺般的風。得到白貫三幫忙的允許，兩個一同到公司的警察所去。黃國俊帶着感激的心情，忘却了這正是他以前鄙俗的同事，覺得現在不妨做朋友了。

公司警察所附近，戒備森嚴，皮帽子持着槍在雪上踏步，很像馬賊的前哨。白貫三向值日的咕噥了幾句，將國俊安置一所空房子裏，逕自往裏去了。不久，一個漢子向他招手，經過曲曲折折幾道門廊，導他進一間房。因為是衙門，便也蒙上一層神秘彩色。他想不出這裏像什麼地方，一切都使他迷惑，過一重門又一重門的房子——實在他記不起了，單走進這座房子已經多少門；還有那些用打手勢說話的人。最後那引導將他丟在一條木凳上，更向裏走了進去，好像只把他當作一件東西放在那

裏。裏面有人低聲講話，八分像念咒語。兩眼打量着這奇怪的所在，心中惴惴而且焦急。他困苦的呼吸着。這是什麼地方？魔術師的家？牢獄？他有着已然失去自由的痛楚，無可奈何的在等着擺佈。

白貫三出來了，帶着鴉片氣味，冷笑着道：

「唉！難，太難！」

他搖着頭，唉聲嘆氣的表示他費盡了心機口舌。隨即他又不勝憤慨的說：

「公司要不是中英合辦，唔，那就容易多了。況且，況且他又在公司的學校裏供職……那英國大肚子氣得這麼樣的，這麼樣！你說怎麼辦，唔？我，爲着朋友，不要見笑。吃奶的勁兒都用盡了，可是有什麼辦法！」

白貫三一雙眼不住在黃國俊臉上打溜，聲音低抑而且悲楚。

國俊像站在老師面前的小學生，惶惑得擊不定主意。他什麼都懵懵，不明白別人的路數，不曉得自己應說什麼，他只「唔唔」的漫然應着。他希望白貫三下一個

命令給他，快快的有一個定規，快快的離開這裏，這時，他才覺得自己怎樣需要自在的呼吸一口空氣。他苦惱得發慌。爲着這件事情，在此業已坐了一點鐘，血都幾乎煎熬乾了。忽然覺得只「唔唔」的不像話，太貶低了一個男人應有的尊嚴，非顯一顯身手不可：

「當然要看，噲……事情自然也由不得我們作主兒，大家商議着辦，怎樣能下台怎樣好。匡成是清白的，同事都不含糊。既然遭了不白之冤，也只好各盡所能，朋友之爲朋友，不是這樣嗎？至于怎樣辦，當然全看你的意思，你，你總算……」

國俊說到這裏，忽然省悟自己欠檢點，便立即煞住。可是白貫三是機靈的，不容他改正，便攤開兩手喧嚷道：

「是啊，朋友究竟那個不掛慮着？那個不盡力奔走？若非朋友，老哥你想，這等殺頭事，沾身就是一個毒泡……唔，不過，朋友有事，還得大家一齊爲力。」

白貫三燃一枝香煙，刁在唇上。現在他很滿意了。他從容的說，昨天怎樣冒着風

雪，怎樣爲着匡成的事跑了一個下午。最後他悠然的一連串吐着烟圈，一隻脚踏在木凳上，他罵起中國人來了。

「中國人！他搖着拳頭，中國人全要不得。見了副經理——唔，還沒有對你說過罷？我想他是中國人，一定能幫忙，你猜怎樣？那傢伙竟有臉說：「問不了。」哼！問不了！他還是中國人呢！那末，好，去找英國大肚。乾脆一個當頭棒，「里蒙系不系更鉗黨」他說叫你……」

「那麼證據呢？」

「證據呀！嚇！可不是我姓白的那個，你老哥，你真……隨便做掉個把人，還——唔，這就是所長。」

他們倆同時站在一傍。

「哈，這就是所長！」國俊想。

望着那從身邊擦過，向外走去的人，實在夠新鮮的。

在黃國俊的想像中，所長應該是一顆稻米，白胖白胖的大個兒的漢子，哪知竟是一個鴉片煙鬼，滿肚甜瓜似的傢伙。

白貫三縮回向外窺探的頭，踏滅地上的煙頭道：

「又是抓人……當然人家幹多少差事，夠多老練，你看！設或不是他人頂和氣能幹，那，唔，中國有的是人。好在他在英國大肚那兒來得響，響，就是我們的信仰，就是「主義！」」

「到底怎麼樣？」

「事情嗎？」白貫三雙手對着臉，眼釘着窗格子，「唔，大致差不離了。常言，一手難遮盡天下耳目……一人賞他們一雙鞋襪，算是一點小意思……就是這個能。」

他將左手放在臉前，又屈回食指，讓國俊看。

「這個？」國俊照着手勢，「這個恐怕不容易……」

「怎麼，打機器房反了！快派兩棚子人去，不管什麼忘八兔崽子，一概給我抓

來！

所長咆哮着。

外面一陣釘着鐵掌的脚步聲，急遽的跑向前面去，還嚷着什麼。所長臘黃的臉子抽搐着，氣咻咻回到裏邊去，嘴裏吐口沫。白貫三在後面跟着。停一刻，所長在裏面大罵了：

「我不是開的人舖子……混帳……去。讓他滾！」

接着他又罵白貫三。

熱血沸騰着，國俊的眼珠都生痛了。每一句斥罵都重重打在他頭上，他已竟辨不清是什麼所在，且正幹着什麼事，通體的皮繃緊，脊梁上向外冒汗了。這世界竟是這樣的，他還第一次碰到，白貫三在自己前面立着，是一個絕不打折扣的人，現在僅僅隔着一堵牆，不過變更了三步遠的距離，然而他竟在大拍賣了。

「你們中國人，哼！」所長又在提高嗓子罵，「什麼，這就是壞胚子，不通人情事

故，不知道禮貌，不曉得尊敬人……要拿雞蛋碰石頭，好，來呀，到處有得你碰！開口打倒帝國主義，打倒……他媽咧個×！和你們什麼相干？譬如那姓洪的忘八蛋，吃着人家外國人的飯，還幹他奶奶的這黨那黨××政府不革命？可也還請我們總理開會吃大菜……好好的工不做，噲呢，要過年就別吃飯，偏要什麼咧個鳥「花紅」！這都講理嗎？打倒，打倒帝國主義你們吃鳥！

「拉起來幾個？」

外間有人說話。另一個人回答一聲：

「呃……」

「喂，」從裏面出來一個聽差模樣的人，向他打手勢，「我們有事，請罷！」

「白先生……」

「白先生留下了。」

黃國俊快快然走着，啐一口憎恨的唾沫，並誓永不到這地方來。在到礦上去的

路上，他迎頭遇着一羣被押解的人。他們低着頭，眼望着自己腳踢起的雪。大約都是莊稼人出身，很正規的礦工，並不如傳說中那樣神聖，却也沒有兇狠的神色。臉上沾着灰垢，短襖領敞開着，破破襠襠，自然不大漂亮。但這是因為營養不足，而勞動過度之故，並非自娘胎裏帶來的。他們被麻繩拴成一串，寂寞的向前走着，並不是悲涼，只是淡然的，淡然的和緩緩的腳步一樣，走過去，在深厚的雪上——

「沙沙，沙沙」那些礦工。

四

黃國俊低着頭，很沮喪。

他不明白要到什麼地方去，也記不定所走的都是什麼地方。似乎經過許多礦工們的茅舖，連一星殘存的影子也不會留下。果要他勉強記憶的話，會有人——兩

個也許三個從他前面橫過，聽見女人的號嘶罵詈，孩子們的哭啼，也許還碰見一個偷炭的賊。但他決不會想到這方面，一個問題把他弄昏了：

——幹什麼要受這樣的侮辱，哎，幹什麼！

他恨恨的磨着牙齒，心頭的怒火尙不會從臉上消退。他認為這是有生以來最大的侮辱，是抓破面皮的侮辱，這污點將生根在心裏，永不消滅。決不饒恕那羞辱他的人，只要有那麼一天。

最後，想到無可再想之際，甚至恨起匡成來，——

——是的，爲着他，全爲着他！多麼荒唐的傢伙！

可是，匡成真的荒唐嗎，較之他黃國俊？馬上有一個形象清清楚楚浮上來，那吊梢眉，那打瞌睡的臉，不死不活的沈默，多像一個活「吊客」！而他却作下了這損己而且累人的大事！

——洪匡成可真是一個壞蛋……唔，走錯了。

他沒有依照原路，却沿着茅舖走下去了；這是到鎮上去的要道，離學校越走越遠的。但他沒有要回去的意思。他沒有辨清方面，也不會認準路，馬上又被匡成的爲人佔領了，像做什麼優劣論似的。

固然，他並不澈底的明白匡成，這點他自己也承認。匡成對於自己的冷淡，他不会忘記；匡成爲什麼要對人疏遠呢，好像他獨自存在於一個世界裏？這有些近乎狂妄。他不照着規律的生活方法使自己上進，而走着別人不瞭解的路，這是一條不安分的路。可是，他——黃國俊尙沒有批評匡成的能力。倘若匡成是輕浮的，他可以罵他「浪漫」；匡成果是囂張的，他定會責他瘋癲。可惜匡成只是不嘻嘻哈哈罷了，這又算不得毛病。他說不出匡成究竟有什麼不如人的地方，又覺得匡成不盡合自己的意。從什麼所在歸納來的原理，也不知道，只是他以爲，一個人應先認準確生活是什麼，然後才能確立自己人生的態度，人生應該——千真萬確是向上的，但必須改善自己的牛活。然而回轉頭來，自己又是怎樣的呢，可有點糊塗了，也許對自己相信

不過了。講穩重嗎，匡成未必不如自己。對於生活的認識，人生的態度等等，匡成的見解怎樣，他固不知，亦未便承認他對。爲什麼呢？據一種直覺而已。他常常相信「直覺」。究竟自己的認識怎樣，哪裏還有心去一一推敲！

正走之間，他覺得不能再釋然了；不舒服了，出汗了。爲什麼不及早走開的呢？否則，哪裏來這許多麻煩！

「匡成，匡成……他是一個好人。」他想。

一個老同學在受難，他不能見死不救。他是高尚的，人格不許他推開。可是，可是——
唉！

一直走過去，茅舍快盡了。他記不起想了些什麼，結果自然沒有。不過，所不能忘記的是匡成累了，他，倘非老同學，他也許會紅着眼，咬咬牙，嚷道：

「你對不起我，你！」

管他！

然而，今天的恥辱也永不會有饒恕那一天的。於是前面馬上出現了那煙鬼所長，閃着那雙貓兒眼的綠光……血又不可抑制的湧上來。

凍封的河面上爲雪鋪平了，枯樹靜靜立在岸頭，風吹脫枝條上的雪刺，楊花似的寂寂落下。

「老黃」

有人拍他的臂膀，回頭看時，却是笑嘻嘻的白貫三。

「現在往哪兒去？」

他們並肩走着，雪在脚下沙沙唧唧的響。國俊搖搖頭，不做聲。

「哎，剛才真對不起，唔，真對不起你老哥，原諒，原諒！」

白貫三滿起勁。他說所長所以發脾氣，實在因爲那些「煤黑子」太胡鬧了。又說他也是很革命的，他可以發誓，他現在還是一個頂天立地的革命家，而且在這礦谷中，他是頂同情「煤黑子」的，而且他是一個××——

「不過，」他將頭一挺，「我最討厭開會，又是靜默，又是讀什麼什麼——你知道那全是捏造的，唔，假的！革命！要實事求是，開一千年會，靜默靜得十二萬分及格，中屁用，哈哈，哈哈！」

不過，他又轉變了；對於年節工人們分「花紅」，他本有五分同情，這樣硬來，却非反對不可，因為給肖小之徒以乘機活動的便利。回頭又照例罵了那中國副理，而且連所長以及英國大肚皮都罵上了。

兩個上了橋，停下來。白貫三對着兩手，一雙眼魚兒似的在國俊臉上打溜，他單等對方開口，但國俊却只裝啞巴。

他已平靜下來。他拭去橋欄上的積雪，背倚上去。望着白貫三，又望望灰澹的天空，他憑空覺得較白貫三偉大了許多。

「當時因為，所以……」白貫三終於提出來了：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哎，九牛二虎之力，總之，還是所長賞臉……我不說嗎，石朋友也得看，不看也得看……現在，

大致已竟——」

「怎樣？」

國俊望着對方伸出來的手。

「三百。我爲朋友墊五十，匡成我們老同事！再不成只好隨他們發落，朋友之道總算……唔，鞠躬盡瘁了！」

「不能再戮下幾個？」

「那，白貫三的臉突然冷若冰霜。『別人也許可以，我沒那麼大本領！』」

「好罷……現在哪兒去？」

「我嗎，鎮上——有點要緊事。」稍停，他又熱心又激昂的說：「朋友事大，金錢……萬一匡成爲着幾個錢怎樣，你覺得怪對得起他，唔說知心話，我不在乎五十塊花邊，爲朋友嗎！否則……況且——」

他把雙手送到嘴邊呵着，大咳一聲走了。

「喂，」他又回頭喊着，「要辦你這就去辦，回頭我來取。遲了，恐怕……」

國俊伏在橋欄上，望着冰凍的河床。河睡在溫柔的雪下，一直伸到遠處的林中。他已竟像納着保險費的人，身體很是輕鬆了。他計算着怎湊夠二百五十元，大喘一口氣，不曉得這時的心情竟是悲酸的。

五

雖然雪昨天就停止了，天氣還是很沈悶。

黃國俊脚蹬爐沿，仰坐在椅裏，慢慢的吸着煙，眼是閉上了的，搖搖不定的心已經放下了，神情很自若。昨天白貫三從鎮上轉來，拏去一部分；尚有問拔貢校長借貸的一百，說是上午一早送來。現在十點了，他看着表，但是他已竟很安適了。待一百元過手，條件雖未免苛些，上面却繫着匡成一條性命。只要人在，錢算得什麼。

而且，現在他可以輕鬆而自由的想了。往日校長同劉鬍子怎樣向他暗示匡成不稱職，又怎樣發氣的說，學校不是結黨營私的黑窠子，現在他恍然大悟了。可是這都不算回事，只要匡成一出來，他可以以舊朋友兼救主的資格向他嘲笑：

「現在你該認識黃某某了罷。」

他立起來旋一個身，高興作一團。向外張望着，看老雜役將雪車出去。這事情打動了他，回憶起少年時掃雪的愉快（這是自成人後就沒幹過的了），他想，伸手去裝幾車雪倒也不惡。但是，那老雜役却不讓他做那雜役的事情，並且笑道：

「哈哈，你幹不來的，黃老師，哈哈，要不信……」

「試試看。」

他臉紅着，接過木掀，起先很有神氣，漸漸汗流出來了，也就懶散下來。

「洪老師的事情怎樣了，可有了模樣？真是，他來二年從不曾吵過我。多好的人，哪知……」

「唔，這就完了。」

國俊揩着汗。

「可不稀罕，哎……」老雜役向外瞅一眼，搖着這尙蓄着髮辮的頭，「就這樣的事情，哼，我年紀還不算老，可也見過一遭二了。去年——唔，有個徐老師，後來連屍首也不知哪裏去了。都正正經經來當先生，誰——不是要，唉，真不是要……怎麼樣，夠勁了罷？哈哈，哈哈，來讓我……」

「當老師只能當老師。」老雜役又說。

雜役雖然年老，掘起滿滿一木掀雪却毫不費事。

他沈默的立着，望着陰曇的天。

錢還沒有送來。

「唔，還要下呢。」

這話黃國俊不會聽明白。他凝視着剛露出的一線青天，又被雪吞沒了。

「世間事的確難以逆料，」因為回憶過去的事，國俊觸動了感慨。他想，「要不出這岔子，這會兒應該在家裏了罷。總算不錯，匡成馬上可以自由，雖然多賴白貫三和校長爲力，也算完成了一件事，自己也就可以動身了。拔貢雖稍嫌世故，白貫三又太流于卑俗，料不到却都還夠朋友，唔，還夠朋友！」

他摘一枝剛破蕊的梅花在手裏團弄着，讚嘆的點點頭，已不覺得兩個人的討厭，想到下半年不再來而有幾分留連。

「人是不能只看相貌的，哎，不能！所謂「歲寒知松柏，」松柏……」

他在心底裏太息着。

老雜役放下雪車，坐在石條凳上，用勁吸着不大透剔的煙管，兩面頰巴子陷了進去。他突然道：

「又抓了人呢。年光，唉……真不是過的，好好的……」

他嗆咳着了。

「哪兒」

正在出神的國俊受了一驚。

雜役咳嗽一陣，一面揩眼淚，一面喘氣，說：

「哪兒！礦上。魚兒樣咧。剛才碰見一個礦上來的小子……三十多！聽說，唔，好像還害了人。」

國俊怔了一怔，隨即想起，倘見着匡成，確是一場再世的快樂，便躡了進去。
十二點了罷。

六

下午，風和雪又光臨礦谷。

黃國俊夢遊似的走着，忽而在山坡上，忽而又向着河走去，彷彿在莽原上，却不

知道要去的地方。風發狂的怒吼着，在林子裏吹響哨子，雪包圍着他。他困難的走着，像遭惡運的旅客，一下一下顛簸的踏下去，時常被風噎住。手脚漸漸麻痺，有無數螞蟻在上面行走似的，那不是冷，倒似異樣的熱。他的心和手脚一樣，有着難以說明的苦楚。

到什麼地方了呢，他聽見——

「……：哎，我賭咒，全，唔，全爲着你；你沒良心得不到好死。你想……：……：全是爲着你」

這男子的聲音，很熟悉。

他望着，神情如久在漂泊的浪子，在瞻仰全都改觀的故里——這是匡成家門。霎時間他全明白了。而在他眼裏噴火，通體戰慄着，心猛撞着胸膈，血管裏允溢着獸性的憤怒，精力如流火一般，在全身各部奔馳。

——流氓忘八蛋養的！

他磨着牙。在不容迴避的關頭，是會將一切全置之度外的。他不再懷疑，彭把門踢開了。

「啊……老黃……」

白貫三却料不到外邊有一個人，且來得這樣湊巧。他一下被悶住了的抖着，驚怯的望着國俊兇殘的臉，失去了機智，失去了主意。

「他媽，糟，這小子……」

他不能從容的想，已竟必須找應付的方法了。起初很慌張，但不能不自裝清白，強自鎮定。他放開喉嚨嚷着，簡直是呼救：

「喂！老黃，你的事情怎樣？」

孩子哭號着。女人躲在牆角下。

「大爺什麼都準備好了，來，拿罷！」

國俊奔上去，完全是一匹野獸，白貫三沿住牆邊溜，想逃。嚙語般咕噥着：

「你想怎樣，你想……」

已抖作一團，像有鷹在頭頂盤旋的兔子了。

「我想——哎，哎，你兔崽子！」

「啊，啊，……」

白貫三眼前一迷，臉上已重重着了兩拳。乘此機會却逃掉了，且叫嚷着：

「打人哪，打人哪！」

黃國俊奔出去，他已消失在林子裏，被風和雪捲去。

女人抽噎着，孩子預知大難將臨似的號哭……

現在他已能想起，這是千真萬確的；當他爲一百元貸款去找拔貢校長時節，一個年青人正要急急走過，在向礦上去的小路那裏，他看見國俊，一行走一行說：

「洪先生完賬了！」

「完賬怎麼知道的？」

國俊一抖，直是一場荒唐夢。

「五個雞叫光景……」

風捲着，下半句他不會聽明白，待要追問下去，那小夥子頭也不回，已急急轉過彎去了。

簡直是鐵汁澆在冰窖裏般可怕，一切都爲着突然的變化爆炸了。

然而，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：匡成完了。雖然他尙希望只是一場夢。現在完了，他不爲老同學惋惜，也不爲女人可憐，腦袋裏單只轉着「世事到底是怎樣的呢……」他脫氣般歪在椅上。頭旋轉着，旋轉着……

驟然間，屋子像退潮的港灣一樣，顯得空蕩蕩，但是很雜亂。椅子不曉得怎樣拆斷一隻腿，倒在地板上，還有壁上掛着的照像框子也打碎了，被褥又滾在地下。

孩子滾在桌下，乾哭着。

窒悶不知經過多麼長久，洪太太終於拭乾眼淚，抱起孩子貼在胸前。她喃喃道：

「事情是太兀突，也是應該的。」

黃國俊抬起面望着她，不懂她是什麼意思。

「明天，」她說，「我要將孩子送回家去。女人也不一定就永久是女人。」
外面大風雪仍在捲着。

七

警察所前院東廂房裏，火熊熊燃着，因為煤炭不出錢，大量往爐裏邊添。大約對于風雪恨極了，所以將屋子中的氣溫燒回到夏天去。這是一種原始的報復心理。屋裏擠滿了警丁，低聲咕咕些什麼。可是都喘着且流着汗。

只有白貫三一個人躺在床上，他呻吟着，哼啾有聲，說是被打了。

「犯不着吃飯！只是吃飯，自己幹的什麼？拿命當雞蛋玩，什麼想頭！」

一個上幾歲年紀的警察憤怒的說，却沒有人理他。他老是繃鎖着眉，有着短髭的嘴巴一動一動的。他對於什麼都覺得不平，他總愛說「犯不着，」和誰剛鬥過氣的樣子。

白貫三翻起青腫的眼，覺得受辱了。可是要同老傢伙吵起來，別人定然又都站在他那一邊；況且，自己是什麼人？特務人員！還不就是表明較這些殺胚高着一等？況且，世間也沒有一個受重傷的還同別人吵架的道理。爲着自慰計，他的話拐一個彎：

「媽媽的也被，哼，也被揍——翻——兩個！」

那個矮胖的警長被招喚走了，他伸了伸舌頭。

也許真的被揍翻兩個，老警丁却不信。他不平的將吐沫吐在煙頭上，然後將牠扔在院裏。他走了。

白貫三挨打的事，所長絕對禁止向外哄傳，但這消息却極易傳佈：公司中人當作消閑資料；工人方面却視爲快舉，說：

「還只給他們一個榜樣咧。」

白貫三的遭打，就在他從黃國俊手下逃脫之後，經過那些礦工茅舍的途中，被幾個人圍起來。他並不怕，因為離他不遠就站着臨時戒備的崗位。哪知那警丁却止觀望着，並不上前救駕，等那站崗的放朝天槍時，他已被按在地上，只能呼號了。傷勢並不怎樣重，只不過左額角被石塊砸去一塊浮皮。可是報告書上却說：傷勢奇險，且連腿也捏造得不能行動了。

他唉聲唉氣呻吟着，屋裏的人談着不相干的事，誰也不理他。而他呢，也不願同那些警丁交談。他們終是些下等人，雖然受了傷，上下的界限也打破不得。他合上眼，只好裝腔作勢了。可是還不耽誤往好的一面想：報告是呈過了的一——煤黑子要打警察所。至于結果怎樣，管他，多抓上幾個瞧罷。還有當時不曾帶「硬」的，否則定會撲掉幾條，這也寫了進去。自然，以後要請求公司發手槍了。幹這種行業，腰裏不帶「硬」的還行？況且，況且又是爲職務受的傷，幾個卹金，幾個賞號……洋錢一恍，他

臉上浮起一絲得意的笑容。

「人呢，都死掉了嗎！像這樣填飽肚子溜圈，我不如養活狗！」

所長聽過警長的報告，真的動氣了。他咆哮着。儘管大雪發狂的滾，仍然立在天井裏，口沫堆在搖動着的嘴角，汗一個勁兒往下淌。

那矮胖的警長像一隻狗熊，萎頹的立在風雪下，勉強吶吶的說：

「在前面……」

「站隊！三十個留在門口警戒，二十開到公司！」

「是。不過，回所長，不過實在沒有那麼多。」

「人呢！」

「兩個出差到鎮上去了，四十個在井口守衛。」

警長能臨時湊上這個報告，太難得了。但他並不以這意外自幸，釘子還在後面呢，他知道。

「早就說增添幾名，增添幾名，這這……他媽拉巴子！」

所長揩着頭上的汗同雪水，躡進去。警長跟着他是派定在所長面前發抖的人。

「那——」所長燃上一枝香煙，「那只有到鎮上要一連兵來了。」

「恐怕，恐怕未必答應。出錢咱不幹，不出錢……況且……」

「況且，況且！」

所長將正吸的烟照準警長的臉擲去。他簡直變成了一匹野獸，且暴跳着——

「他奶奶的養那麼些雜種，全是豬，豬！我要養婊子了——」

「我看，」從裏面轉出一個穿洋服。

警長眯着眼，汗珠一直滾到頸巴，沒有吃耳光，真是僥倖。現在他可以喘一口氣

了，有了救星了。

「所以不必着急，」那洋服很冷靜的說：「以在下看，兵也不用請，他們不來便罷，來，也不過是些冒失小子，拏，也不過棍棒之類，哪經得起洋槍！這是在下一點陋見，

你看，你看……」

他想笑。所長抓了抓頭皮，皺起眉來吟哦道：

「噲，這是「老總」的意思。好罷，這就站隊！」

一聲尖利的哨子，人從炕爐似的房裏奔出來，釘過鐵掌的鞋雜亂的響着，咒罵着天氣，在大風雪下打顫，啐着吐沫，嘴裏唏噓有聲，懶懶的捏着槍。隨後所長訓話，要大家聽候警長的命令，哨子一響，即開槍。前院三人留守，二十個在門口警備，五個埋伏後門，發生衝突就抄過去，餘下的歸所長統帥保護公司：一切全是安排妥的。

所長訓話畢，到公司去了，額上流着汗。隨後又是一陣騷擾，咒罵同鐵掌同咳嗽聲攪作一片，出去了。

整個的大屋子，像大出喪後的靈堂一樣，單牘下白貫三一個躺在床上。因為心神不甯，加以發渴，他睡不過去。吆喝了兩聲，也不見人理。怕起來了。設或打將進來，當怎麼辦！可是一想：

「真是糊塗蛋，媽媽的！」

原來「打進來」只是自己的報告。況且真的打進來，也還有一隻腿，會有兔子跑的快，並非「不能行動」的心裏非常得意了。他一包喜氣的想着，馬上就要到公司辦事了，那樣的辦公廳！馬上就有一架手槍用了，到那時……他已快活的跳下床來，找着一枝紙烟燃上。

——瞧咱姓白的罷，報復……那些兔崽子，哼，報復！

他想着，得意的恍着腦袋。什麼洪太太，什麼黃國俊，什麼煤黑子，全和他不相干！黃國俊從匡成家裏出來，是爲着找「正義」的。憑空抓了人，化過錢，又殺了人，他不甘服。在他想，世間應該還有一絲真理存在。他不曾顧慮到風雪時時和將他捲去。當他走到往警察所轉彎的路口時，正義，他碰見了。

「抓呀，抓人哪……老天爺，看見的，阿彌陀佛……」

一個女人一行走，一行舞着手，嘶啞的喊着，風雪時常將她矜住，風幾乎捲去她

的風帽。她趕忙用手拉住。

這兒麇集着男和女，老頭同孩子，他們舞動着，咳嗽着，氣噎的叫嚷着，在風下流着鼻涕同淚。風雪在周圍狂號，發怒的要將他們吞沒。破襪的衣帽，雪附上去，開着燦爛的花。他們要什麼？他們並非要打警察所，他們要被捉去的兒子同丈夫。

孩子們因為冷抽咽着，號哭着。

「你，你，？
哭，哭，住！」

娘攔了孩子，口角還埋着吐沫。

孩子非但不停止，且哭得更有了勁。

雪扭轉着，打在衣上，帽沿，鑽進頭髮，塞進敞開着的領口。人在厚厚的雪上踹踏，一忽兒起了哄，跑來跑去，氣吁吁叫的些什麼。孩子躲在襖幅下打抖。

「殺人犯，……走，要問犯了什麼罪過！走啊！」

娘兒們發狂的叫，且拍着手。

一個爛眼老頭子淌着鼻涕眼淚，雙手緊扯住短襖的前衿，不讓雪吹進去。雪水流在鬍子上，在那裏結成冰柱。他抖着，喃喃道：

「該有講理的地方的。可是，記事就這樣，我當孩子時……就這樣。可是，該，該有的。」

這襁褓的一羣在深可沒脛的雪中轉動着，各自說着自己的話，無須得到同意或諒解。

「不安分，」老太太說，「毛頭小子啊……要想上天咧！」

「就是裝烏龜，好罷，把頭塞進袴襠裏，不還是得死嗎！」

但一個女人却擰着鼻子，這樣說：

「人都不在了，還講安分！安分，安呀！」

「別擋路，讓俺過去……您是什麼心思？」

老婆子是頂講理的。

但是警察們笑着，並不理會，或者揮一揮手，示意：他們走開。陣勢已列妥了。提着的槍，彈已挺進膛了。那個老警丁又低低的抱怨着：

「犯不上。這算什麼？——官差……」

而且看得見他是抖着的，經時的眯着眼。他時時要抹一把淚。

「怕什麼，咱們要人。非交出人來不干休！」

「闖！黃國俊大喊着，「打過去闖啊，怕什麼？」

一陣哄動之後，靜下來了。人向前移動，怯悸的，一步五寸光景。孩子一行抹淚，一行吸鼻子，往什麼地方去呢？他們不曉得，只是小豬般在後面尾隨。

警察們不再笑了，千鈞的重量在腦蓋上壓沈，一塊鉛墜子沈在心裏。

「不是一隻小雞啊，不是——」

老警丁仍然一個人咕咕，但那哨子，那哨子……

破襪的羣縮手縮脚的向前移動。世界在靜寂中可怕的戰慄着。沙沙沙……在

深厚的雪上。風雪狂燥的打旋。

老警丁覺得頭昏，彷彿被蓋在罐裏，彷彿是在夢中，終于不自主的舉起槍，他抖着，不能照規矩放得恰抵住肩胛。這一刻，他的世界似乎全在風雪中捲着了。人的羣更近了，一聲尖銳的哨子，那哨子，那斷命的哨子！他不知道人家怎樣，但他自己却是擠上眼的了。

Tuon! tuon, tuon, tuon!

人的羣散開了，互相碰着，又發昏的捲在一起。除了孩子失聲的哭號，是靜的，像沈在大海裏般的靜。

卜卜卜……

怪那兒來的衝鋒機關槍呢，卜卜卜……

Tuon, tuon, tuon……

四周一排一排的槍聲。人沒命的奔逃，把什麼都丟在後面，把腦袋也丟在後面，

把腿也丟在後面。

卜卜卜……

Tuoni

女人要撲陷落在雪裏的孩子，卜卜，跌下去了。

最前面的已竟從氣喘裏透出不明白的話聲，但一回頭，還聽見零落的槍響，便一口氣奔向自己窠穴。還有不少躲在相近的茅屋後，膽子頂小的便縮成一團，臉是蒼白的，張開大嘴呼吸着。稍膽大的就探出半個人頭，石見被傷的掙扎叫喊，但一排槍又照準打來了，流彈蘇蘇！從左近飛過，只好慌張縮回來。

哨子又響了。警察們嘆了一口氣，千鈞重荷已竟卸却，持着鎗快快的走攏去。臉像天一樣陰霾，眼珠望人都發直了。剛才做了些什麼呢？沒有一個人知道，彷彿發過一場酒瘋罷了。

老警丁將鎗往門口一丟，爬上床去。他不停的簌簌抖着，眼簾沈重得難以張開，

什麼也不說的睡了。

「官差……」他呢喃着，「犯不着，你想——唉……官差……」

「說什麼，老大？」

一位同事搖着他的肩膀。

「說什麼？！」

他彷彿喝醉了酒，眼皮澀酸，頭臉燙熱。心裏却是冷的，他想安靜的睡一場大覺。他想起有一次捉住一個偷兒的事。

白貫三聽說復了仇，他並不怎樣高興，望一刻那報告消息的矮子警長，便翻身向裏。這一切全和他沒有關係，他只渴望着事情快快解決，他好進公司辦事。他重新裝腔作勢的哼啾有聲，不知怎的一幌，公司的辦工廳同殺人的慘劇複合在一起，將他的希望攪得顛三倒四的了。

至于黃國俊，是剛才還充滿着英氣的，但一回到學校，他也盡力往被窩裏鑽。好

像驟從雲端跌下來，覺得一切都是不可解的，雜亂的，而實際又只是一座漆暗的洞。他想着。自己作了些什麼，又是怎樣過來的呢？這使人駭昏的事件。後來，他終於想起剛才殺過人，「向前闖」不正是他喊出來的嗎？他覺得他負着唆使的責任，而他却安然回來了。他自己羞愧着了。

「幹什麼不受一點傷呢？」他想。接着又在喉間叫着：「正義，正義在那裏？」他用破窩一層又一層的將頭裹起來，急咬牙關，大聲呻吟着。

風雪仍繼續捲着，吼着，要將世界吹進大海的樣子，不多一刻，風將零亂的腳迹掃平，雪輕輕的掩埋了血泊同屍骸，好像這裏自古太平無事。礦谷沈默着，空氣是氳氳的，悶得人透不過氣來。

往那裏去，礦谷？

啞歌

太陽懶懶的躺在鎮梢。榆和柳的葉，由鵝黃而油青，現在是褐暈，馬糞的顏色。

——又是一年了……

這麼想，騷擾着心的——

「一二三四……」

還有嚙啞的歌聲。不慣也不懂的聲音，一直刺進心窠。一年二年，已經慣了。所謂慣了，就是不再被刺得心痛，那大日本帝國兒郎的軍歌，嚙啞的歌。

邢大叔每天傍晚跑到鎮的盡頭，望着伏在西北的一帶遠山，凝視那有車馬揚起塵土的地方。山在蒼然的霧裏，雲塗住了，又慢慢的鑽出尖頂。

——幹麼一個也不鑽出，小夥子！

車馬揚起的烟消失了，沒在霧色裏；那大叔的期望消失了，散在霧色裏。心一天天往下沈，頭也不輕易抬。一個月，二個月……一年，二年，在心裏數着日子——回來了。

「咳。那大叔……」

立在前面的，是緊隣關家二嫂。哭喪着臉，口沫掛在嘴角上，唇搖動着，顯然，她又和誰爭論過。

「仲秋節啦，又——」

她看着自己的脚尖。

屠戶老三，忙着用刀劈肉，很有分寸的，一塊下來了，毫厘不差。

「瞧罷，這手兒，有——」

小販關癩子向四周瞭了一眼，放心的啐口沫。要吐出二年來悶在肚裏的氣憤。「要是毛子肉，」一個人將秤準的肉揚起，「加上調和，多麼好，該——」

「呃嘿，仲秋節——」

關家二嫂故意響咳了聲，嘴蹙到頸窩裏。隨後拿袖口揩去口沫。

「黑軍裝」來了！

戴頂毡帽，——不用瞧臉子，那帽子就是一個記號，深刻在人心裏。——帽盔冲着天，像西洋建築樓閣的頂。那人刁一枝香烟，兩個膀尖一聳一抑，走路老像一個醉漢，那麼歪呀歪的。人的眼望過去，都寒蟬的噤住了。

「咳嗽有好的，瓶兒會塞進剪刀裏。瞧你那股浪勁足咧！」

他站在肉店門口，斜眼瞟關家二嫂。女人紅了臉，啐一口，拔起脚就往回裏跑，肚子裏罵道：

——八代嬌姐養的，有你那一天，狗撕吃！

「孩子嚇掉了呢！哈哈……」黑軍裝用鼻音，「夜裏事，清天白日怕甚麼？」

「老五嗎，你好節在咱這塊兒過。」

老三仰了仰頭，仍低下去，一心的劈着肉。

「平白幹麼吃你的！」

「黑軍裝」輕蔑的眇一眼，啐口痰，朝着關家二嫂跑的方向走了。屠戶喘口大氣，帶起劈刀朝着那叫老五的背影做着手勢。在位的人都哈哈笑。

關癩子響亮的啐了一口：

「臊個姥姥的……第一個！」

「嘻！打倒東×鬼，活捉漢奸胚！瞧着罷，只要山那面的一來，打倒××鬼，活拿……怕是舅子！」

屠戶拿刀做勢，宰豬那麼一揚一擺。大家都伸了伸舌，現出活氣來了。

「哎……要來過節啦。」

「那自然！」

老三將刀片放進肉裏，肯定的說。

一匹自由的鳥，在每個人心裏鼓翅……穿着雜色的衣服，持着各種不同的槍，說的是什錦土話，高聲笑着，在街上蕩。人喝得醉醺的，像去年那樣。他們是襤褸，貧困，骯髒……却是自己的兒郎。沒有帶來的肉和金，人並不希圖，只要有銅一樣的歌聲代替那囉啞的，世界已經夠富庶了。馬噴着鼻子，高興得拍着別人的肩膀，讓歌聲，銅一樣的歌聲儘管高高——高到聽不見，眼淚流出來。自己的兒郎，在希望的網上……

雜貨舖的李掌櫃，一直立着，沒有動；繃緊稀眉毛。實在他的生意太清淡了。有的逃了，向着那不知名的遠方；有的死絕了，小夥子當了義勇軍；這等人家，生意自然沒得做；別的人家平空少却幾家親眷，也就連同少做幾斤月餅的賣買。歸根，去年不如前年，今年又復不如去年。雖然去年哥兒們回來過節，曾捐幾十斤月餅和兩罇酒，今年卻要更多的孝敬大××帝國的兒郎了。他看着老三的生意，心裏有幾分不自在，許是自己太閒着沒事做了。想「他幹的着」但他卻忿憤的說：

「過節，巴望的罷，早打散的個蛋咧！」

心裏鳥兒的翼垂下來了。大家望着他，肚子裏咒怨着：

——烏老鴉！

說不出話。

希望的芽，即令受了摧挫，依然執拗的幻想着，一直把幻想構成確鑿的事實——在心裏，一任其長上去的。懷着隱密而孤獨，忍辱而耐苦的心，眼無力的落在修長的影子上，盯着留落在腳邊的陽光。

鎮梢送來嚙啞的歌……

曠野嘆息的躺着。餓狼由山裏衝下來，在死的土地上徜徉。林中吹送着腐爛的氣味。嚙啞的歌聲滲着酒醉，在夕陽裏顫抖。

微氳裏，流過了日子。流逝了——今日是血和淚和呻喚。

人在荒原上，陷入狼的羣，抖着，呻吟着，懷着遠祖傳下來耐苦的心。時光帶着懸

惴的心爬過去了，黑的眼漸漸變作死魚樣灰澹。

——明天，明天就是咱們的日子！

巴望着，低語着。

仲秋節第一隻白鳥似的來了。

第一個節期，鎮上吵嚷着，爭論着，啐着口沫，度過了。帶來了××毛子，殺了人，貼了告示。自己的小夥子乘黑夜闖進來了，殺了殺人的，趕掉了××毛子，洗換了發酸臭的衣裝。隨後不久，機關槍的嘩嘩又將他們驅逐，到山裏去了。來了「關東軍」，兇酒，又殺了人。第二個節期來了，小夥子們也跳撞着來了，殺了「黑軍裝」，宰了「毛子」，醉醺醺的在小巷裏扳弄着槍機，唱着銅樣的小曲，說是要打「毛子」，開出去了。沒有再回來。一個月，兩個月，××毛子來了，鎮長也跟着來了，殺了人，帶來了嚙啞的歌，賜與了皮鞭和呻吟……

「一定！去年沒放炮呀，鳥子樣的，有神助哩！我記得！」

關家二嫂老說着肯定的話，義勇軍裏有他的丈夫——願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菩薩保佑，阿彌陀佛，那壯年的漢子。

然而人一天天的稀少，年青人千行百里找尋義勇軍的脚印，有人逃向不可知的遠方。黑的土地上，不再生長茁壯的大豆，玉蜀黍，麥……却代以蠻橫的莠草，漸漸和人的心一樣，荒蕪了。土地要死去。

「這是光景呀！」邢大叔擊下銜着的烟袋，搖搖頭，「飛機，大炮，火車都見過，一世地裏弄拆了……」用拳頭錘着脊梁。

關家二嫂看着自己翹起的脚尖兒——

「好歹有了小夥子……」

「只是少娶一房親！」

邢大嫂遺憾的看着丈夫，用袖口揩着眼。

「滿打算——挽住鬍子喝蜜，料不到……」邢大叔又搖着一天天抬不起的

頭，「料不到要入土的人，會——當亡國奴！」

兩條淚滾到他臉上，說到「亡國奴」的時候，又彷彿誰在他的心上拉一把。

亡國奴！任誰聽了都像咀一把蠅子。但聽慣了，也和先生差不了許多。這當口在屠戶老二耳朵裏却有幾分新鮮，因為明天就——

「會來的！別說喪氣話，像去年一樣……一股腦這把人，只消二三十，臊他那毛子祖宗，怕他不喊爺！」

人很快的老了，在嚙啞的歌聲裏。

「只要小娃能回來，阿彌陀佛，整香整祭……」

「瞧，那還不是要……」

關家二嫂望着丈夫，恨着黑軍裝。

在嚙啞的歌聲裏，人重復又年青了。懷着耐苦的心。

×支兩國當軸正準備着親善的對策，大××帝國，「關東軍」司令官的佈告貼出來了——

不准放鞭炮！

「看哪，拉屎也不准了！」

關癩子高高揚起一隻手，嚷。

「你狗雜種養的！你……！」

一個耳咯子劈在臉上，跟着第二個……

他被拉去了。罰了，二十隻花邊。拿不出。一個小販，連肉帶骨一股腦也不值，除了他有二十隻洋的夢，那，拿去罷？不要，却折扣作二百鞭，四十天獄刑。孩子們扯了布告。罰了。

黑軍裝在小巷裏鑽，鬼鬼祟祟數着門牌，大××帝國的兒郎們，巡邏着，踏響皮靴，上了刺刀的槍向孩子的肚皮，大人的咽喉做着樣，哈哈的哄笑，唱着囁啞的歌。

鎮長搖幌着，闖入被罰者的家，走入沒有小夥子的家，被屠殺過的家，寡婦一樣，關家二嫂的家，後邊跟着「燒雞腿」，跟着黑軍裝斜肩胛，嚷着，罵着，啐着口沫，馬鞭抽在人的臉上，懷着耐苦的心，臉上，要——犒勞品！

土地荒蕪了，屋子是空的。

於是打破盆罐，翻箱駮筭，甚麼都沒有，除了承受一切的耐苦的心。

「哈，你有刀呀！這樣的刀呀……造反咧！」

罵着，鞭撻了人，帶走了。

女人哭着，噴着白沫；孩子趕着娘，嗚咽着。

雜貨店的李家堂櫃流着淚，今年生意壞，然而今天生意快——

「全數，全數，精賞他媽列個賞啦！全數……」

月餅；還有估贖下的酒。

屠戶老三拔家跑着，跳着，嘴裏噴着沫：

「一口豬啊，囫圇一整口！做生意我能做幾個，就像今年！被帶走了。」

「在你那兒過節，記得嗎，狗養的？這就叫到你那兒過節！」

黑軍裝啐他臉上，唾沫蚯蚓似的往下流。寫了「愿書」——

「屠戶林三有感於大××帝國「關東軍」××中隊……保護地方，惠加人民……自願再捐豬一口……」

但是受了唾罵，挨了鞭撻。

「放到那塊兒的，那是？」

邢大叔看見妻將肉細心的放進鍋，拏下咀着的旱烟管，向屋外擲了一眼。低聲說。

「噲，」邢大嬸嗽嗽嘴，老臉上浮起悽然的笑，「茅子！」

會意的笑着，因為夜裏都夢見小娃子回來了，擰着槍，騎下噴着鼻子的馬。還有

年青的陌生者。

人是挨家的被鞭撻，斥罵和責罰，然而懷着那幾乎是黑色的耐苦的心。一道夜裏的光橫在前面：

「節總要來過罷。那時，那時……瞧着罷。節總要來過的！」

仲秋節。夜趕來了，沒有月亮。

「這該是多好的夜——」

懷着隱密而孤獨，忍辱而耐苦的心，喘着，癱瘓着，戰慄一直到心尖。夜喘着，癱瘓着……榆和柳的葉嘖叨不休。

人坐不下，凳好像熱鐵砧，只好來往的走。將湧到喉結的痰壓下去，怕驚跑了甚麼。瞪着眼，山兔那麼的豎起耳朵——雖然夜已經夠涼的了，脊梁却依然有汗潮。

月躲起來了，星逃散在雲裏，老天爺沒睜眼。嫵嫵們拜下去又拜下去，禱告了再

禱告。

「留在天邊吃河水忘井水的……什麼時候是個盡休啊……」

鄰居關家二嫂，叩響頭，聲音顫抖着。

邢大叔看見邢大嬸拜下去，裝上第四袋煙：

「拉倒罷，來，不拜也會來的；不來，拜也無用。又沒給他準備酒肉……活，活該下地獄！」

話有幾分不暢朗，聲音像落在曠野裏。其實他心裏却正想着：「再試試看。」

「到底什麼時候能修到河那岸兒呢！」邢大嬸伏在地下嗚咽着，「這，這日子……」

——銅一樣的小曲啾，噴着鼻的馬……

月，愿過了，默默的。嬾嬾們咕嚕着，彷彿一生中最後的話。跨下噴着鼻子，腿和臍下擁着泡沫的馬，不停的扳弄槍機，唱猥褻的歌曲的小夥子都沒有哈一聲。

大××帝國的兒郎因爲多量的犒賞，泥醉了，在街坊上隨意敲打着破毀的門，喧嚷些聽不懂的話。笑着又走過去，唱着啞嚙的歌——

「喔，喔——喔，喔——喔……」像割斷喉嚨的雞。

餓狼衝下山，在死的原上嗥嘯。

「誰呀？」邢大嬸翹起頭，膽怯的問。

「我。」這聲音很熟稔，是邢大叔。「該是還沒睡着？」

「這會子還起來，看你能，孩子樣的！」邢大嬸躺下去。隨後又想起關家二嫂的話，不禁咕咕着，「吃河水忘井水……聽說兩下又和好了，阿彌陀佛，不知扔咱哪塊兒！」

邢大叔睡不過去，撐着兩隻還算好的耳朵聽。他聽見了，分明是兩響槍聲，心別別的跳着，長了翅膀！隱密而耐苦的心，前面橫着自由的白鳥。淚淌出來，他立在院裏。狗仔嗶嗶的吠，不像昔年的輕快。甚麼動定也沒有。榆和柳的葉唼唼嘍叨不休。

天已睜開灰澹的眼，有風，月在高處顫抖，伴奏着遠處嚶啞的歌聲……

過嶺記

上

一行三個人，勉強打過尖，頂年青的小茨兒就唱道：『走啊！』說着立起身來，彈一個腿，兩臂伸出去，几里克兵亂響。他約摸不到二十歲，嘴上還未脫盡黃灰汗毛，口角常是蘊着笑，看去是一個心頭毫無牽掛的人。他赤脊梁，背皮破晒成醬鹵色，大顆汗珠子源源下流，像一塊未經開闢的生地。他身體足比得上一頭小犢雄壯，且充溢着無限野性。又用白毛巾纏住頸項，在胸前打了一個結，自有一番樣子。

日脚剛偏西，正是遍山流火時分，雖然不時有風從巖壁下吹來，草棚下却無一絲涼意，熱得來像蒸籠。那隻長癩瘡的狗蜷伏在石桌脚下，拖出舌條喘得像一隻風

箱。可是蒼蠅不讓牠安然納涼，大模大樣釘在脫毛的潰爛處，且哼出羣舞曲，弄得小
狗還沒喘過氣來，就又不得不叫嚷。小狗很生氣，忙着用嘴咬，用爪抓，却不見一點效。
蒼蠅見對手奈何不得自己，似乎更高興了，一面高聲嘲笑，一面毫無情義的撲下去。
實在太蠻橫了，小狗不得已，「莊」的叫一聲，一氣溜到大路中心。牠怒餓很盛，總該
差不多沒發瘋罷，迎着毒日抖起毛來。喉間發出怪聲。

大概畜性也曉得自量的，牠懂得「以毒攻毒」受屈的將是自己。在惡毒的陽
光下立了片刻，總是想起那件毛頭已脫落得不成樣的皮袍，縱然曬也無濟於事，所
以仍悻悻然踱回原處躺着。蒼蠅仍唱着釘着，牠繼續發牠的怒。倘若是人，那又兩樣。
譬如那位店家，對於熱和蒼蠅所持的態度與他的尊狗就顯然不同。因為再沒有別
的客人要張羅，爐灶早清楚了，瞌睡蟲是誰都有的，他也好打一次盹。他是坐在另一
條石凳上，光脊梁倚住草棚柱子，一隻脚也登在石凳上，雙手攀住膝蓋，頭在兩臂之
間漸漸低下去。等到低得約摸夠分寸了，再猛一下抬起來，少血色的臉上一條一條

明漾漾的，那是汗的河床。涎液沾在大腿上拖得長長的，頭自然又低下去了。蠅子並非因爲他睡着不敢上前打攪，乃是店家擎着一把粗紙扇，在睡夢中還不停的搖着，扇又是浸過生桐油的；所以摺動嘩拉嘩拉直響，嚇得蠅子不敢大模大樣下去釘。

山中的蠅子似乎也要老實些。

同行的退伍軍人吸着竹根烟袋，望着店家的睡相正覺得津津有味。倘是同棚子弟兄，真想趁店家仰起頭的時節，將煙油填進他鼻筒裏去了。

「走哇。」小茨兒又催促了。

「上哪塊走，你老鄉！」

老總吹去煙灰，向年青人望着，露出譏諷又同情的笑。他只管揩去胸前那些汗匯成的蚯蚓沒有要走的意思。他端起有鉢紋大的白磁碗喝一口。水太熱，遂急忙吐出。

「你家裏有什麼人？」他向小茨兒笑着。

「什麼人？」小茨兒却不得不思議一番。「我爹一個……還有——」

「還你做飯的，哈哈，哈對不對？」退伍老總怪聲怪氣大笑。

「唔。」小茨兒臉紅了，

「看你是個小雞。娶鴨窠不久就出門了，對不對？」他像看「麻衣相」的，儘端相小茨兒。

小茨兒羞得只是出大汗，弄得他臉上，沒有鬍子的嘴上，沒一處不濕淋淋，像剛從暴雨裏逃出來。

「那慌什麼！」老總打着火，「反正不會背着偷人家一個小姝來哈哈！」

他又怪聲怪氣笑着。小茨兒知道逗着他玩，望着流火的山頭，只裝莫聽見。不料却把店家好夢驚溜了。

● 做飯的——此處指小茨兒的老婆。

「別急慌，客信，水喝足不虧。」

店家用木勺添上水來。雖然只是山中茅店，口氣倒還似「安寓客商」的打雜客來張羅，客去囑咐。我覺得很是感動。許多說部彷彿都描寫過「店家」，大抵屬詭詐奸獍兇狠惡霸一流人物，很少有寫得好的。爲什麼店家都在小說裏開「黑店」呢？沒有人考究過，至今還是謎語。然而這謎語的解答是「謊」。記得有次落腳一個同樣的店裏，遭逢淫雨，白住了三天，店主不單沒有逼我賣「黃標馬」，臨走也還不忘一番叮嚀。幾句話的人情固然不值什麼，但較之劫去客人行囊，甚至殺却，總好多了。倘若當時真有一匹黃標馬，或秦二爺住進去，也許那店家就變得譎詐兇悍也未可知。然而我却感激開在山中的野店主人。

店家拏起另一支竹根煙袋，無精打彩仍坐在原來的石凳上，慢慢吃着生菸草。小茨兒懶散散重坐下去；無事可做，便覺無聊，他也照樣拏起煙袋來吸。他本不會吸煙，還不到兩口就嗆咳了。這樣熱天氣，靜坐已經喘不過氣來，吸着烟簡直是吞火。他

不得已又將煙袋放下。他解下頸項上的毛巾，在胸前，背後，臉上，脅下措抹，又當作扇子搧風。可是搧起風也充滿烟火氣。

「好熱，好熱！他連連叫着，又轉向店家道：『往年都這樣嗎？』」

「不；有一年這條道整整二十多沒人走。你看前面那條嶺，」店家指點着，「那叫做蜈蚣嶺。說是王母娘娘收下的蜈蚣精，到現在毒氣不盡，人到上面去還要頭昏。客倌你是遠路人……上面冬夏都有死人往下抬。年青人還沒有甚麼，上年紀的走不得！此地有句俗話，『爬過蜈蚣嶺，喝乾條旱井。』」常走這條道的都知道。」

店家吸完這袋煙，又照例說「客人須知」

「蜈蚣嶺上下三十里，四百八十單八盤。早晚一站路。」

三個人不約相互望一眼。

● 旱井——山中苦水，每就地下鑿一類井的土窖，蓄雨水供冬春兩季飯用。

所說三個人者，小茨兒，退伍軍人和我，三個人職業，籍貫概不相同，品貌各異。小茨兒是一個長工，去年被大水沖出來，現在聽說水退了，正要趕回家去。退伍軍人乃一十年老兵也。各懷心情不同。本來是毫不相關的三人，理應各走各路，像天上繁星一樣不該碰頭的。可是天下事總是「不巧不成書」罷，只因昨晚同在一家過路店歇腳，清晨自然又一道起程。對於跋涉者，路是可惱的路，脚下儘是三稜尖石；行長脚山中的人，才知道石頭的可怕。一條嶺套着一個嶺，前面仰着，彷彿後面又擁上來，繼續二日以後，不由你懷疑未曾前走，且會憂慮到山脈伸展着，永生也不會走出去了。山裏空氣也有石頭味，寂寞壓在頭上，漸漸加重，只管加重，弄得旅客苦不可言。惟其單身人，尋人搭伴也愈成爲必要了。

退伍軍人一臉憂鬱氣象，却愛開玩笑。小茨兒天性快樂，在這樣可怕的路上，仍三步一跳，口中隨意唱着他家鄉的小曲。其中有一枝道是：

「月牙彎又彎，

照奴晒衣桿。

等郎，等郎不來，

空負好花；好花富夜殘。」

退伍軍人與致來時，也要接唱「自從小哥你當兵，」谿谷間盪漾着淒清的歌聲，行客得以暫時忘懷苦楚，脚下憑空生出不少力氣。

大家飲滿一肚皮水，浸濕手巾罩在頭上，別過店家，小茨兒噴一口水在癩狗身上作爲告別禮。店家應例唱道：「路上安好。」客倌已負行裝在太陽下走去。脚步在三尖石上沙拉沙拉響着。是單調的聲音。這聲音以空寞，虛幻摧人想再倒頭睡下。

「後晌，明天一早這禍蛋子（的山）就走完了。」小茨兒望着前面，漠里漠糊的說。他語氣異常懶散，一身野性不知那裏去了。

「唱啊，小茨兒。」退伍軍人撩起衣角在臉上抹了一把，慫恿着。

小茨兒低卜頭，望着那些刺眼的三尖石，咳嗽一聲唱道：「正月裏來是新春……」他停下來了，人熱得喘不過氣來。他搖搖頭：「我的娘，好熱，好熱！」

老總想打趣他兩句，但一張嘴，就又嚥下去。

大家不說話。一步挨一步，一雙腿拖着般前進，連要舉步的事都要忘了，這條路幾時才能走盡，行客是一點也不知道，但覺得永也走不完的樣子。雖然只是一個小包裹在背上，馱着嫌費事。倘若包裹能馱人，世界總還像世界：我想，當時三個人都會這樣打算。然而行李不單不會載人，反倒像活的怪物，也許是傳說中的纏人鬼罷，它伏在肩頭只是壓着，一陣沉一陣的壓着。隔不幾分鐘就得給它調換位置：轉到別一個肩上。若不然，那被壓的地方就出滿痱子。頭上手巾早已乾了，汗却旺得很，發氣般往外直淌，竟公然流進眼裏。小茨兒張張嘴，舌頭像一片枯葉，慢些沒發出沙沙聲。

轉一個彎，豁谷盡處就是蜈蚣嶺腳下了，却不見一棵樹影。退伍軍人扔下行李，

長喘一口氣，就近檢一塊大石坐下。

「我忒個娘！好乖乖，好乖乖！」

還沒有坐定，又不禁喊着跳起來。他抹着屁股，生怕皮已竟貼在石頭上。小茨兒只哈哈笑了半聲，突然不知被甚麼噎住了。咳嗽着想吐口沫，好久終歸杌然。嘴是乾的，像要噴出烟和火來。

「有水嗎——近邊？」他說。向四外望去，峽谷裏甚麼也沒有，除了縱橫亂躺從嶺巔滾下的崩石。是細草也不生的地帶！

這裏離剛才歇腳的山店約有三里遠近，望上去蜈蚣嶺高可摩天，路轉折盤旋上去，所謂「四百八十單八」大概即指轉折的次數。山雖然上下二十里，却怎樣也找不到一株矮樹納涼。三兩片殘雲貼在天心，令人想起天上也是這般荒蕪。沒有一隻鳥敢飛。太陽散佈下毒焰，雖然山還頑強，石塊會不會化作岩漿呢，誰能知道？耳邊一種細微的聲音響着，彷彿由千里外傳來，不過我疑心是從洪荒時代留下來的，巨

古不變要寂寞中才有的騷音。人是這麼渺小，被荒荒白光壓縮了。縱然是白天，然而世界上還有甚麼更可怕的東西呢，較之不知何時方始入夜的永晝！

「媽個×，天下有這樣地方，它是鬼門關！」老總喘着，他又試着想坐下去。

「怎麼辦？」

一邊是還鄉路，一邊是山店，小次兒失了主意。我慫恿道：「走哇！」有些像開玩笑。

真的走起來，確不大夠味道。現在是要往上走了，彎着腰，還得留神脚下。腿像兩條木拐，非但不願走路，反倒只顧抖擻。太陽是把大熨斗，單就臉皮烙燙。鼻嘴噴出火來，氣味似硫磺烟。汗也漸漸只有很少流出來。

「血！」

小次兒喘出這個字，大家又在一座山神廟傍停下。果然有一灘血。早乾在石窪裏的，被太陽暴成黑色。誰也無心過問這血的來因。倘若這時有新鮮的血液，也許會

當作清水飲下去的罷。向上望望，是蜿蜒崎嶇的路；下面是鎖着連山的荒烟，山嶺在火焰裏浮動。小次兒繞山神廟轉了一個圈子，恨廟門開得太小了，僅能鑽進半個頭去；裏邊有狗洞大小，只能供山神夫婦和他們的虎豹，人是無從插足的。小次兒頭搖搖，臉和唇都白了。大家互相交換一次眼神，默然沿原路翻下山去。

店家同情中含有幾分嘲笑的歡迎我們。退伍軍人先喝下兩碗冷水。

「啊呀，鬼不過的蜈蚣嶺！」他喊叫着臥倒在石凳上。

原來我們轉回身的所在，店家說：「噲，那呀，前兒毀了一個人。」說時臉上泰然，並不以為真的殺掉一條生命的樣子。

小次兒天真的伸出舌頭，好久楞着，將滿手起的水泡都忘記挑了。

下

縱然是乾燥的夏天，山中也瀰漫着霧，烟絲般徐徐捲舒，任意撲上頭來或投入懷抱。因為打算在悶熱之前趕過蜈蚣嶺去，起程很早，店家公鷄還只唱過頭遍，彷彿在背後向跋涉者道「一路平安」呢。

風很溫暖，善意的拂過眉梢，吹去一宵宿悶，大似春天。像怕驚落好夢，起先三個暗影還逡逡自默默走着。大約終竟這樣不是事，小茨兒刷了刷嗓子，自唱起來了：

「兩行楊柳一行隄，

開運河，就是那隋煬帝。

野鷓鴣打和打也不去。

桃花開在二月底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歌很長，一層疊一層，待要完時，又湧出新的花樣，所以曲中怨女一直到半山哀苦才訴說完了。我會聽過不少歌曲，不管歌裏主人公是那一流人物，不管寫着快樂或不快樂的心情，却一模一樣，是悲哀的，間或也縈結作憂鬱。而血氣正旺的青年人也就愛唱，可就怪了。一面聽小茨兒唱，一面想：同道德、習俗，一國的統治是不是有關係呢？我說不出甚麼，只愿默着聽那曲子自己敘尾。但我相信後代人會有圓滿解答的，也許竟然是小茨兒他自己。

「你釣上過幾個姑娘，小茨兒？」退伍軍人感動的說，「要就是那曲子裏的娃娃，一頭鑽進懷裏，你連老婆也敢不要了。」

小茨兒聳了聳肩膀，將下墜的包裹送上去。他低下頭溫柔的笑着，並不回答退伍軍人。他臉上滿是稚氣，閃着甯馨的光。他像浸在晨光中的小樹，肥厚的葉枝上凝聚着露珠，在和悅而璀璨的氣象中顫抖，發出醉人的呢喃聲。社會摧殘着人類的天

性，將每個靈魂都壓成扁平。很少例外。然而小茨兒尚未被晦氣蟲蝕，他還是一個孩子，一個英雄，倘然說他是匹小犢，那就更確當些。他是生根在污泥裏的，却像一棵大蔥的長起來了。世間有不少埋在糖果和奶瓶堆裏的少爺，我見過，但我只看見他們被糖果奶瓶埋沒；像小茨兒這樣的小子——只好這樣稱呼他了——倒是初次發見，已足夠令人驚倒了。他是生活在童話的世界裏，起初這樣想，然而錯了。他是創造着童話世界給我們看！寬闊的路是在他前而展開着，他腦子裏一定充滿了完好的夢境罷。但愿他不會碰上絕崖。

這時他沉浸在回憶裏。

「唉……」小茨兒吹口氣，話就轉彎了，「不會有歹人罷！」

他向下面望着，已竟越過那山神廟好遠了。他記起昨天店家的話。

「怕什麼？想你是大財主嗎！」

老總檢一個石子扔下擊去。

「大財主你說的倒比唱的還好處。」

「那還怕我看你不是老實傢伙，小茨兒，你說你發多大一筆財？」

「多大一筆財呀，小妹妹的，一攏共十塊老袁！」

「就那還是一棵烟，不捨得吸，省下來的。」

小茨兒不說話了。他踢一塊石滾下山去。

「說正經話，你呢？」小茨兒拍着退伍軍人的行李。

「都澆在袴襠裏了。」

「澆在……」小茨兒不懂。思索一番，他終於大笑了，「哈哈……」

老總想起昨天還賸下兩支烟——因為留着過這上下二十里的蜈蚣嶺，才熬着，沒敢消耗了。一個下午都討店家生菸葉的便宜。他點一支沾在唇上，向左首瞟去：天已竟早亮了。

「唱啊，小茨兒，十年不當兵，當兵沒營生……」捏緊嗓子先起了個頭，據退伍

軍人說這是「拋玉引磚。」

小茨兒却不唱。他向上望去，山頂縈着霧，映出一片紅暈；日脚伸上來了。他反手托着包裹下尾，大喊一聲：「跑啊，看誰先到頂，爺兒們。」向上衝去了。

曉風將多天來的泥汗身子吹了個利落，丟在背後和等在前面的苦行也忘記了。一個早晨大家都很暢快。到得山頂，清風正急。鳥揀中這一日中最適意的時間，啾啾鳴着飛過山去。原來太陽身披紅羽袍，才剛露出半個臉來，在遠山後面，在霧靄後面。退伍老副爺打起唿哨，四山回了他聲吶喊，那驚怖的聲音滑跌下去，好久在豁谷間滾動，就如同有一萬匹馬沙沙馳過。他癡笑一陣，肩膀一斜，行李溜在地下。他挑戰般趨前一步，拍着胸膛叫道：「你媽的！」等他得到滿意的答覆，才同山一起笑了。

「奶奶這怪東西……怪石頭！」

他點着頭，感動了。

「喂，你們瞧！」

小茨兒孩子氣的叫着，順着他指點的方向望去，兩片奇巧雲正從太陽上面遊過，前面是騎士和他的馬，看樣子是拚命兼程前進的，下面的荒烟自然是揚起的塵沙了。一隻蒼赭色的鷹在後邊追趕。

那怕已是山行第五天，嶺巒還是連綿伸展開去，沒有完的樣子，不過最後的難關——蜈蚣嶺這就過了，下去儘是崗坡及一些並不陡的嶺，計算路程，晚上就可以歇腳在平原。大家分散也就在下邊站頭。

退伍老副爺坐在石板上吸烟，小茨兒向着鄉路眺望，未必會想起這小小的散場。

這嶺上是一帶平埠，却沒有一絲土的氣息，盡是天然的青石板，艸也無從落根。石窪裏有宿年的尿泊，醬幽色的水中有穀艸節浸着，腥臊在風中飄散。大約是馱子留下的遺迹。因爲如此高的山，載重的畜性往往夜深尙趕不下去，即使過宿是常有的事。

「越想越不開竅，你說……趕回去做什麼呢？」

退伍軍人抬起頭，他悵鬱的望着我。我明白他的心事。他憂愁，難過，憤恨，他咒詛這世界。他家中有四個孩子，一男三女，長女已經該出嫁了，他却無半畝土地。十年中他回過三次家，每次都丟下一個孩子在女人肚子裏，他有這手好本領，然而却是個笨不過的脚色。他納悶時會擎着烟出氣，却又無時不在納悶。他不愛多說話，但願小茨兒給唱曲子遣悶。只恨煩累太重了，愈是想擺脫，愈牢牢存心頭抓住，曲子也無用。現在他以十年的老副爺資格還鄉了，還能作甚麼呢。他的路太窄了！

小茨兒却不然，他漫然吹着口哨，正陶醉在山景裏。霧已經慢慢消散，有的墜下谷底去了。遠遠小屋頂上冒出炊烟，在空中飄飄，捲舒，不見了，新的青色的烟又昇上來。小山坡上有白點蠕動，大致是羊了。這一切都煊染着橙色，沐浴在澄澈甯靜的大氣裏。天空有絳色的雲滑過。

「叮咚，叮咚，得弄，叮咚……」早行的馱子已竟駛上來了。蹄腳蕤蕤敲着石面，

貨載在背架上搖擺着，像不穩妥的船隻。馱戶甩響鞭，手法純熟，鞭梢一聲聲爆炸，從不脫空。刁着大烟袋的嘴發出「Lion—Lion」聲，大約是御者的口號。異鄉人不知詳情。但那粗烟管却很耐人尋味，牠約有七八寸長短，頂端鑲着白銅煙鍋，抵得上小酒杯那們大，是件富有原始英雄氣味的傢伙。大概因為從早到晚走着單調的路罷，煙鍋裏幾乎整天冒起烟的。在藁藁聲和叮咚聲裏，甩響着鞭的漢子裹着白頭巾，肩上披着一條粗搭襖，嘴角銜着大旱烟袋，青色的烟在腦後飄散。生於艸香味一直送到過路人的鼻子裏，另有一番風趣。自然也只是傍觀者覺得，真的馱戶是決不會想到這些的。

大家招呼一聲，天已不早。是下去的時候了。小茨兒懶懶攆起行李，有再少停一刻的意思。其實任誰也會被自然迷上的，那怕馱子也罷。但一想起到站頭的十多里下坡路，終于也不得已走了。

降下谿谷，潦艸打過早尖，太陽又開始發脾氣了；對於跋涉者是一個大大的威

脅一想起昨天被逼不得不重新轉回去的事，三個人都不免有些怕。好在殺人的蜈蚣嶺已落在後面，不致再跳出來當路。然而還是沒有即刻就登程的意思；大家彷彿怕着什麼，又懷戀着什麼。望望前面，正是岔路口。路有兩條，一向南，一向左首荒嶺，原來這裏就分手了。

『走啊。』退伍軍人吸着煙，懶懶的說，已經好幾次了，都沒有應聲站起。

一陣風過，柴棚外柳梢發出絲絲的響聲。店家母雞剛下過蛋，不住咯咯叫着，幽谷間，如此寂寞。太陽光默然下照，細艸亦似乎預知大難，在輕抖了。

小茨兒嘴邊仍浮着笑。他坐在石凳上，扳起腳在剔去趾縫間的灰泥，腳板上也起了幾顆大泡。他楞楞望着前面他要經過的嶺，那是荒枯的嶺，無一絲生息。也許正在想着家罷，他可以不用坐火車，不僱牲口，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匹牲口；一步一步走向去，見着老爹和年青妻子是更夠味道些。

沒有理由再在這茅店裏挨磨下去，大家只有多喝茶。是樹葉煮的，澀苦的味道

都還以爲不錯。

天氣又犯了昨天的老症候。終于小柳樹也不再抖動，牠在發昏了。日光越發蠻橫起來，連鷄也停止了賣弄，躲起來了。汗也由小珠聚成大珠，由大珠匯成小河，不分頭臉胸背一漫漶將下去。柴棚下又悶得來像個小蒸籠。店家也發起誓來，說是自古稀有。退伍軍人要一盆冷水洗過，當他剛一坐下，汗又冒出來了，不禁搖搖頭。但是路是定死的，遲早總得走，住在這裏才不是事。

「小茨兒，」老總嗽口說，「你住在哪兒，寫下來，過後也興給你信。」

「信？淨賺化錢，寫不寫有屁用！大概他還是第一遭聽說有外鄉人給他信，所以吃一驚。」

「也好，那就走罷。」

抗起行李，老總又說，「代我問你家婆娘好哇，別忘了夥計。」他笑着，很是苦澀。
「你小夥子也都長大了。」

「我們也就各走各了。你一個人，路上要小心。」已經在路上，老總又喊住小茨兒，「唱一個，到我們聽不見完。」

脚下三尖石又澀拉澀拉着。空氣熱得像沸湯，塞在胸間難以吐喘。雖然都已走了好遠，仍不斷互相窺望，小茨兒唱道：「月牙彎又彎……」

突然，我看見老總眼裏噙着淚。

原书空白页

一日間

天字第一號房間的主人，是生物學生宗彌游。房子「平常」，宗先生認爲；但實際倒是很壞，因爲臨着走廊，來往的人都要從這裏經過，是有礙學業的。宗先生也時常想搬到別號去住，無如機會難得，加之又老忙得不開交，於是一住就是二年。日子過的還太平。

今天他醒得極早。

上課鐘響着，又清脆，又悠揚，他彷彿生平第一次聽見，覺得那聲音像早晨的空氣一樣新鮮。想起第一課是「遺傳學」，他還躺在床上，已經來不及了。

「狗爾！」

腦子這樣罵了一句，頭在枕上轉過去，打算再睡他一個香甜。就在這時雜遛的

脚步聲響起來，夾雜着吆喝，還有唧唧噥噥的細語同衣服的息索碎響，連續花透紗窗帷都震得一顫一顫的，自然是那些「狗爾」上課去了。

脚步聲同招呼聲如流的過去了，連「馬不進也」的「統領」似的脚步聲也押帶着大隊人馬遠了，「狗爾」——可該大喘一口氣；「狗爾」——又來了聽差！聽差來掃地，他總是搖槳般的將灰塵蕩起來，使宗先生發噎，咳嗽，打噴嚏。

宗先生早就警告過他，統共總不下三百六十次：灰塵裏有細菌，葡萄形的，球形的，棒形的……聽差耳朵裏像聚着什麼毛，據宗先生推斷，他腦子裏有毛病，不健全的。

「老李，你總是——察！察！察……」

「什麼，先生？」

聽差停下槳來，但仍彎着腰，擎掃帚當拐杖拄着。

宗彌游實在不好再說一遍了，看老李那把年紀，他咳嗽着，吐一口痰，便又安然躺下去。

『宇宙日報來了沒有？』他含糊的問道。

『還早兩個鐘頭，先生，要到十點。』

風輕輕由頭上的一扇窗吹進來，帶着德國槐的氣息，一直溜到另一隻窗下，便又無聲無息的散開。那白色織花窗帷受了吹拂，愉快的飄擺着，忽而像一個被戲逐的小姑娘，緊緊貼在窗上。

那雙窗向陽開着，僅下半被幔，上邊毫無遮攔。晴和的陽光瀉進來，像一匹薄紗，照得室內異常豁朗。

房子照例很狹小，佈置也簡單，宗先生頭邊，靠窗一桌，傍桌立着幾根木棍墊起來似的書架，已經將這小房子裝得滿滿的了。床只好委屈一點，被擠在壁下。牆頭上到處貼着一些電影明星和裸體女人的畫片，桌上像有過什麼亂子，花生殼，橘子皮，包東西用的花花綠綠的紙張，墨水瓶，皮腰帶，揭開着的照像冊，總之是亂七八糟地佈滿一桌。書架上就整齊許多。有一列像衛隊，輝皇的立着，大約是美國版的教科書。

下邊的一格橫七豎八躺着講義，滿身灰土，想是吃了敗仗。還有許多情書集同「呵啣親愛的」一派的詩集，已翻脫了線。

太陽正照着那幅墨松；那松樹怪裏怪氣的長着，上面還有一隻鳥，按比例那鳥就得有駝鳥大，否則松樹就得栽在一隻花盆裏。現在宗先生正望着那幅畫。有一個時期，他常想這鳥該屬於哪一類的，現在想的却是別的。他好久就把這鳥忘了。

門被拉開了，墨松同鳥都嚇得跳動起來，窗帷擺得像女人的花邊。他要將腦袋縮進被窩，已來不及。

「想什麼？又是她！光情詩恐怕也有二百首了。」

「唔，有的罷！」他望着還在喘氣的同學周君。「你知道，我要死在她手裏，狗爾，那個鄉卜姑娘……你看，不是瘦了嗎……」

他裝着嗚咽的調子，可是沒有泪。

「管他狗爾的！這樣你會吊死在她袴帶上……迷什麼呢，還是打四圈罷，老這

樣有什麼意思！不多，「衛生」的。」

拉拉扯扯，好歹總算起來了。

但是——

「不成，」宗先生搖搖頭，「就要死了，怎麼能成！你知道，二百多首情詩，還有差不多十斤紙的情書，晚睡早起，得到的是：公平嗎？這幾天就病着，我病了！狗爾！」

數學學生周先生等着宗先生洗臉漱口，便不耐煩起來，他總是喘着，而且像剛吃過辣椒，額上鼻上滲出汗來。他來往踱着，一去：

——一、二、三……

回來還是：

——一、二、三……

「三，是一個什麼數目啊？」他想了，無疑的是一個「奇數。」於是腦子裏湧現出：因數；指數；已知數；三個A的A平方等等一大堆。但一回頭，宗先生還原封不動的

立着，他擦擦鼻頭的汗，忽然想起——

「三家歸一；三百一個滿也；許一把三元牌正在那裏等着！」

便走了。

「別慌，別慌，」宗先生叫着。以後便一個人喃喃了：「這算什麼呢……二百首的情詩，十斤紙的情書……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看過表，表似乎也逃懶睡了一覺：還不到十點！東張西望，實在沒有事可作，便也沿着剛才周先生的舊道踱步，不過不曾留意這段路的距離。心裏慌慌亂亂不是味道，想起整整病了一個禮拜，情書擱下來，情詩也不會做，還是溫習溫習這手藝的好，說不定有用的。

「三春桃李月，

遊子——」

遊什麼呢，狗爾！鼻尖便出了汗。

原來一年前住進來一個學「探礦」的女生，名馬丹梅。

「名字起得多麼好啊！」

當他看見馬丹梅時，心裏不禁叫了。

馬丹梅生得胖胖的，並不怎樣標緻，可是不該責斥馬丹梅，應當嘆息學校女生太少。況且恰可以同宗彌游配對，他也生得那末肥嫩，像一隻摔去毛的小豬。從此宗彌游不論上課下課總立在門口，一個聽差似的等馬丹梅小姐經過，他便尾隨上去。有一天，機會終於來了，馬丹梅正困難的登上樓梯，一本書從她腋下滑脫下來，宗先生檢起來還了她，兩個人臉都紅了。宗先生快活得幾乎昏過去，雖然他不曾聽明白，但馬丹梅一定向他說了些什麼，他看見她嘴唇動了的，而且她還笑得那麼好看。宗先生兩個禮拜後，提起這件事還高興得跳起來，喊叫不止。

宗彌游開始在夜間寫信，在課堂上想「親愛的」詩句，自然還搬了不少參攷書。但信和情詩發出去，老不見回來，馬丹梅又老低着頭，彷彿決不會看見這立在門

口的聽差。宗先生斷定她剛從外省來，還害羞。他一面確信總有一天會得到報酬，一面又埋怨着：那書怎麼不天天掉下來一次呢！這樣一來二去，時光悄悄過去，便寫了「十斤紙的情書，二百首的情詩」還是沒有音信！再不能忍了，得想方法對付。想了五天五夜，覺得都不合適，找參攷書也找不來，於是想起宇宙日報有「社會解答」一欄，專爲解答神仙也解答不了的問題的。馬上就寫一封信去，詳述前後經過，簡直可以印成一本書。而且還附進一首頂得意的詩去——

「你是剛出浴的維娜絲啊，你是一盞明燈，

照澈了世界，還燭耀着我的路程。

看哪，在那輝皇的天上，有仙鶴，翠鳥，

白雲輕如扁舟，上坐林娜。不如雙雙跳愛海死了！」

他得意的重念一遍，可是，一想，慌亂着了：「怎麼將林娜也寫進去呢，混帳！」他恨恨的蹣着腳，臉也脹紅了，而且出了一頭大汗。然而，表一指十點，他便把這事忘記了。

「狗爾，自殺一個給她看看！」

他一頭打這主意，一頭往閱報室跑去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宇宙日報真是這樣好的。一個報紙報紙索索響着，滿頭大汗也顧不得揩抹，兩眼便順着「社會解答欄」溜下去，他看見編者的答語：「宗彌游君：勿迷，勿昏，靜待自見分曉。」

他兩眼一迷，又看了兩遍，詩同信都不會登出，然而覺得怪偉大的。

「哼！說不定她，她——」

他覺得必須讓馬丹梅看看自己，他也必須看看馬丹梅；這次總不得不有所表示了罷。他竟是這樣有高見，正如報上所說，靜待已足有一個禮拜了！現在，現在——

他一口氣跑進理髮館，還未坐定，便氣吁吁嚷道：

「要快，要好！」

自然，理髮匠是世界頂溫和的人，決不會爲一句話同客人打架的。

他興奮得在椅裏轉着，給理髮匠許多困難。理髮匠是一個愛說話的人，可是他不得不閉住嘴，屢次將他愛動的顧客按下去了。他拉耳朵，扭肩膀，想使客人完全服從他，終於也割破了一塊。宗彌游破囚禁在椅裏，竟出滿了一身大汗。他喃喃道：

「是下等生髮油罷，兩毛錢一瓶買來的……」

但並不拒絕澆在頭上。

突然，他看見鏡中自己的臉子拉長了，一轉腦袋，就歪嘴斜眼向他做鬼臉。

諸事完畢，他大呼一口氣，腳剛跨出理髮店，他便想：

「唔，到底瘦了下來……肉是吃不得的。病得也太可憐……」

他將頸子挺得像一根棍，急急在街上走着，必須找馬丹梅，一定要叫她看看，人是怎樣病着，究竟瘦了多少。正走間，路被堵住了，最初是肚皮碰在軟軟的什麼該死

的東西上，連鼻子也擰得酸溜溜的。他退後一步，手掩住鼻子。對手也抹鼻子，正是數學學生周君。

「死鬼，難道腦袋也輸掉了嗎！」

周君也滿頭大汗。他一面摸着腦袋，一面懊喪的說：

「四圈我一攏共放下三圈，『小和』連做西服的錢都輸掉了……哈，狗爾，你又胖了咧！」

「胖？」他驚愕的叫着，「剛剃過頭，狗爾！你知道我病了一個禮拜，瘦得不成樣子，在理髮店的鏡中看見的。爲着她，你知道……你看見馬丹梅嗎？我得找她。」

「馬丹梅是麻將？你不是說她給你的有信嗎，狗爾！」

「是的，有；你得知道，她害臊，寫好就壓在抽屜裏了……爲着她，你看，我不是已經瘦了嗎，我得找她！」

數學學生只將他一推，便各自分手。

數學學生氣寒的喘着，惋惜的想起打丟一張白版，一手三翻吹了！他跑得幾乎像洗了一個澡，到底不會找着馬丹梅。這樣一個大城，誰曉得她躲在什麼地方樂！當宗彌游回來時，發見桌上擺着一張領欠資信的單帖。

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他將衣服脫光了，用毛巾揩抹着，極困惱的想着。

「嘔——」

當他將單帖翻來覆去看第二十八遍時，忍不住大叫了。一顆心冬冬跳着，他急急慌慌拏袴子往肩上披。他想得的確不錯：馬丹梅所以不回信，是那些同名人一樣好的情書，那些比拜崙還要偉大的詩將她埋住了，她喘不過氣，不知道回答哪一封的好。因為每天一封，她一定完全陶醉在那些驚人的詞句中了。現在好了，她喘過氣來了，她一定迷迷糊糊寫了將近萬言的長信，連郵票也忘記了貼，便……正如宇宙日報所云，靜待日見分曉！於是一對情侶出現在公園裏了，建築在愛情上的小家庭。

也組織起來了。

他又一看欠資項下的數目：一毛八分。他心裏快暢的叫道：

「有這些，足足夠印成一本書！」

他困難的將身體搬進郵政局，照例又喘不過來了，辦事人正忙得像架機器。他將單帖遞過去，叫着：

「先生，先生……」心裏罵了一聲：「狗爾！」

那辦事人隨便看了一眼，便伸出手來：

「一毛八！」

「你知道，先生，你知道我有，我有一個……」

「說罷，一毛八！」

宗彌游臉通紅了。他咳嗽着，很困難的辯解道：

「我常常給人轉信的，你知道，究竟是誰的呢。」

「宗彌游：一毛八！」

「先生，我說的是誰寄來的。你知道，先生……」

「我不知道，先生。快掣來：一毛八。」

辦事人仍然伸着那隻手，該死！

宗彌游一接到手那捲東西，便動氣了。

「混帳！搗此什麼鬼！」

原來是他一個哥哥的信。他那哥哥當小學教員，又吝嗇，又透剔。來信永不加封套，弄一份學校裏的舊報紙，將信夾在裏面，貼一分郵票寄來的。他匆匆看過，除了照例說如何困難外，並無什麼事情。他忿憤將信同報扯得一片一片，順手扔在防火缸裏，便鬱鬱的走開。

迎頭時常有成雙的男女走過。

「狗爾愛人，哼，一個戒指罷了！」

他躡進一家小廣貨店

「戒子」

他說。彷彿剛同誰打過架來。

小店夥捧出一隻硬紙匣子，裏邊擠滿了戒子，有鑲紅寶石的，有鑲藍寶石的，有嵌銀絲的。

「要這只罷，先生，」小店夥看他拿起一只鑲八稜寶石的，說，「您瞧，分不出真假來的。」

但他想不對。便拿起一只合金的往無名指上戴，手指那樣肥，本是一只極大的，要戴上去可嫌小了些。可是店夥對這類事永遠有辦法，他拉了拉，連一星也沒有放大，但他咬着牙給顧客戴上去了。

「啊，不行，擎大的！」

「您瞧，先生，正合適。再大就嫌大了。」

宗彌游翻起手背，伸出指頭，果然很合適，再大就嫌大了，雖然那無名指因受戒痛得彈抖着。小店夥看出自己的話發生了效力，入耳的話，正多着。

「真是專爲您先生做的哩，先生，包起來罷。真正美國夾金，真的也就這樣了。小姐們同先生們頂愛，貨又好，價錢又公道。好，就這只罷，三毛錢，真是虧本賣的。」

結果宗先生花去了兩角洋，換得一只合金戒指，分量實在不小，要是真的就得就得——其實到底不借的，色澤樣式都同金店裏的無大分別。

出得店門，一看天，太陽沒有了，僅在樹杪頭留下一點黃光。想起午飯還沒有吃，難怪肚子咕咕直叫，頭重重的，四肢軟軟的，身上也只出着細小的冷汗，還是回去吃飯罷。

他沒精打彩地將自己搬回來，天早已黑了下來，他的晚飯吃的較平日加倍的多，且額外添了一份紅燒肘子。飯後他便找着數學學生周君。

「你瞧，我已訂婚了。」他伸出無名指來在燈下搖着，低聲說。「以後你知道，馬

丹梅便失戀了，唔，失戀！——急死她狗爾的。

那戒指閃灼着，又大又亮，變成了一只真的。這時又發見上面還鑄着一個卐字，就更顯得摩登可貴。

但那數學學生突然抓住宗彌游的手，他哀求着：

「借給我，老彌，夥計，幾個鐘頭也行……一把三翻牌我將白版打丟了……借給我，準能撈回來，不分給你一半的是這個！」

他伸出一個小指給宗彌游看，且扯着想拔脫那假金戒指。宗彌游想笑，可是再也笑不出聲音。鼻梁骨倒弄得酸溜溜的了。

原书空白页

人下人

—

剛喫過早飯，叉頭老叔立在「插花獸頭」大門口，惘惘然向遠處望着，心裏一片模糊不安。他想不起今天做什麼好，或者有什麼好做。『當一句話，對着自己的地位頗覺可疑，雖然他不會明白想到這裏。柳梢已經吐出雀舌般嫩芽，正是小陽春天氣。莽原盡處有雲，森然若遠山。氣悶得很，有落雨的意思。這時一條餓狗從泥垣後躍出，驚擾了叉頭，一看，正是那化班的傢伙，他就動了怒。他想起牠曾偷吃過他的一盆贓粥，準備趕過去嚇牠一嚇，突然不知怎樣一個邪念頭，「狗急跳牆」，他想，便將心思丟開。他吁了一口氣，向遠處眯着眼，望去非常滑稽；又扭着鬍子，那樣子要笑出來

了。可是沒有；他打不定主意時，總是這樣的。

「好啊，總管……」

一回頭，看見走近來的是大炮。他有點討厭這豆腐作坊的小子。這小子走路看着天，全不把人放在眼裏；毫無商人模樣。

「我說的——」那小子從嘴角拔下香煙，指着天。「要下了，他是天爺也賴……您的水桶不是閒着嗎，又頭老叔？」

「閒着怎樣？」

又頭打量着那小子，心頭有點不安穩。

「趕二月二，磨一套粉，偏巧碰上這個天，你看，淨是奶奶的岔兒！要是閒着末……」

……我請你吃涼粉。」

「啐！」又頭扭着鬍子，心裏又亂紛紛的。但隨即打定了主意，這句話是什麼時候都掛在嘴邊的：「你問東家呀！呸……東家！」

「好狗不當路，娘的腿，滾！」

那隻花斑狗汪汪叫着，有生無氣夾起尾巴走開了。

范七擠着水桶；伊共伊共兩隻桶搖擺得很快活。他自己也很滿意，對狗又打了一次勝仗。他走過「插花獸頭」門口也立住腳，向叉頭老叔瞟一眼，就撇嘴弄眼道：

「你呀，哼，還瞄不準咧，大炮。」

大炮可沒有聽他。大炮解下項下的白毛巾，掖在戰帶上。

「東家，」他覺得了侮辱，臉紅了；生氣的嚷道，「東家上西家閱邊的幾巴咧！真不虧你是二門上勝門，狗也知道，的，哼！」

「好好，算了罷……告訴你一宗好生意，伙計。」

范七將大炮拉了去。

伊共，伊共，伊共……

水桶快樂的叫着，兩個人走了。

他回到空空的馬房檐下坐了。

院裏有誰家的鷄，咯咯，咯達！咯咯，咯達！

『咯咯，咯達，』又頭太陽穴那地方繃起兩條青筋，順手抓起一塊瓦片擲過去，

『你灰孫子！』

又頭悶得慌，心中作不得主。他解悶的方法是吸烟。

時光雖已過到一千九百幾十年，他取火的方法還是祖宗們都用着的兩件寶貝，一方火鏟刀，一塊火石，差，差，差！打着火，一邊吸烟，兩隻小眼睛霎那麼兩霎，就定在某一地方，釘在那裏了。

『奴才！』

分明誰在罵他，心裏又亂起來，像滾鍋裏的稀粥，七上八下盡是翻騰。他向四周瞟一眼，望着那些農具，那些農具也望着他。

『你動動教我看！』他這念頭就怪，不曉得怎麼想得出，竟然想叫那些笨頭笨

腦的傢伙自動耕田！

可是耗去他生命的，也正是那些笨頭笨腦的傢伙，他曾經擊那些傢伙耍了幾十年，木把子都用他手汗浸透，光溜溜那傢伙自己竟然會出汗，似乎有着生命。而他又頭呢，頭髮白了，鬍子也白了，背駝了，人也老了，心裏空得很，且只管飄飄飄飄的。天上有灰雲，慢慢爬着。有一片却老貼在叉頭心眼上。

他想着得找點事做做，老聞着不夠味道。做什麼呢……唔，有了，到後園掘方地，種他幾溝南瓜罷……

吹去烟灰，將煙袋塞在腰裏，手掌撐在地上，小肚往上一挺，鬍子就往兩邊撇。但不濟事，他欠了兩欠身，又重新坐將下去。似乎還有別的事要做。他疲倦得很，等着再站起來，身子已經很沈，他睡過去了。

叉頭現下不再能做出圓滿的夢了。世界是不可捉摸的，各種遭遇都是少頭沒尾陰慘慘滿是地府氣味，分外可怕。可是夢中世界更難以捉摸，更陰慘，遭此得更可

怕。似乎只那麼哼了一聲，就憑空鑽出一個漢子，竟是范七；再一端相，却又是大炮。

「你是奴才——」

大炮用食指抵住他的天靈蓋。一旁又飛來了范七家的聲音：

「我單求你別跟主人說呀……」

「潑婦！」

他幾乎沒喊出來。

他又記起：范七嫂偷了主人，一把抓住那女人，心裏想：「你還賴嗎！」

又頭坐着，臀部抵住牆腳，斑白的頭抱在兩臂間，脊梁向上弓着，只有禿額顛頂在時出時沒的太陽下發光。臉是看不見的。

「爲着誰，你究竟？」

半空中飛來這句話，一下就落在他心裏。

忽忽忽，馬善良的叫着，並用溫順的鼻觸他的臉，他的頭，又在他肩膀上磨擦着。

他抬起右手，用做慣的姿勢推開去，却撲一空。他醉轉來了。他向馬房裏望去，空洞洞的。突然他失了憑持，全身要鬆散下去。

二

誰都知道，又頭是個奴才！他年老，咳嗽，又忠實。他中等身材，像石頭刻的，有一顆又小又圓的頭，方額角，一看卽知是非常倔強的人。而且現在又有一部鬍子。他的忠於主人是出名的。從十歲起，就來在「府上」當書童。後來沒有人再念什麼書，他就做地裏活，一直餓了牲口。最近主人搬進城裏住，還帶着大小箱籠（那搬家的情形，倒似箱籠帶着主人走的），莊園就交給又頭料理。他從不讓一個孩子進來；隣舍們不高興，自然嘲罵了。又頭默不做聲，祇管擰他的麻繩，間或爲洩憤啐口吐沫。佝僂的腰是更佝僂下去了。但歲月並未加過他，正應了「人才防後」一句話，又頭也要想

想自己，脾氣變得壞了。

隣居嚷道：「轉相了，那個牛板筋！」

「轉相」是惡兆頭，預徵不久就會死的。

小灌木從牆脚下茂密的長起來了，仰着頭，自由自在隨風向天空憨笑，早沒有人想再修剪牠們。夜晚又頭要打更，小灌木就出來絆他的脚，老人愛生氣，翌日準不分青紅皂白砍下完事。但偌大的莊園，礙脚礙手的畢竟很多，他就得整天忙個不休。同時定然還得咒罵着，吐着口水。

有一個年青伙伴，叫元吉，這人一推開飯碗，抹着嘴巴就和年青女人胡纏去了。他又生氣了，一個人暗自罵罵還不算，並決心告發。但這只是一種打算，既等元吉吹着口哨，躍過那高大的門限，他只響着鼻子，默然了。他幾乎一個人整天生氣。

對於自己這樣無能，有他一句話可以作為反證：

「要是有把柄啊，哼，我自己也使喚着又頭了！」

也許他真有過那種運氣。說着時的樣子，就像他憑空崇高了許多。他得意着。但馬上一片暗雲又罩將下來。

「您哪，再不會碰到了！鄉下人：城裏人精靈得一個雞毛也不放過。」他說。已經不再相信有那種運氣。

近來叉頭只愛打瞌睡；他覺得世界除了睡覺全是空的。毫無興味可言。每逢好天氣，他總在牆脚下晒太陽。頭伏在兩膝間；旱烟袋嘴在嘴裏，口涎順着烟管往下流，顯然他並沒有吸，早就瞌睡着了。但萬不可欺他老不更事，倘若有一隻腳踏進大門，他——這怪傢伙就會很清醒的抬起頭，豎起一隻眼，直慧的盤詰道：

「找什麼[！]唔？」

還輕蔑的啐着吐沫。

等那人走後，他會吱咕一陣子，彷彿他親眼看見一個賊。

忠實的叉頭，年青時也和所有的年青人一樣，他不相信別的，除了自己。他不知

道疲倦，從不知愛惜自己或偷懶。人類最本能的，接近獸性的生命力支持着他。他宛然一條彈簧般，拉長再縮短，縮短又拉長，在他原是一個樣。

他擔得起百五十斤重擔，馱得動二百斤口袋。

但他生來就是一塊木頭，不會想什麼蹊蹺。

兒童時代，也許和別的孩子一樣，爲月亮裏的宮殿，宮殿前的怪樹，樹下的兔子發過癡，但那早已沈湮在遺忘的海裏了。因爲孩子時期就失去了父母，他的幻夢似乎就特別少。他是生在重壓下的。在他，只需要有重量的具體事物，「想」是對他沒有好處的。他不知道他是精神的殘廢者。

他只是一個什麼都單純的人，也只有簡單生活能使他滿意，除了自己而外，什麼都不過問，有吃的飯，有睡的覺，就是好世界。他從不掛心同自己不相干的事，但應做的都處理得分毫不差。這是一種力量。然而這力量在浩瀚的日子裏，不知覺間消失了。他常常一個人呆立着，光着那雙小眼睛，向遠處迷惘的望去，彷彿在渺不可及

的地方，正有着什麼妙不可言的東西誘引他。

土地把他吃掉了，他僅賸下最後的渣。又頭年老，衰弱，他並不怕死，卻懶惰。他只想睡一個甜長的覺；那怎麼能行，事情煩瑣到他必須燒飯！想起做飯，鬍子一翹，就是兩眼也會紅的。

「那是娘兒們的事哪，哎，哎，吓娘個×。」

他跑着，啐着吐沫，生氣的叫喊着。

隣居們笑了。

又頭呢，他哭喪着臉。

在不被注意和歲月和土地的折磨下，又頭活着；在催逼中，他活着；在嘲罵裏，他活着。承襲了祖先的「美德」，從未想過「爲什麼」，一直到蒼蒼老邁。雖然主人臨走時節只交代他一句話：

「元吉年青不可靠，只消東西照料安帖，不拋損好了。」

但是——

「爲什麼……難道是肯給他家了？」

他開始想了。

整個莊園交到肩上，他過不慣，心頭起了虛無的憎惡，覺得活該放一把火燒掉。他看不起主人，聽說有匪，就兔子樣的竄了。於是，村坊上又起了謠言，說是叉頭將「府上」的東西偷出去押賣，懷着二心。這是因爲憎惡，所以才有這麼刻毒的謠言。

三

叉頭在馬房前立了一刻，心下老是遊魂般不是味道，於是找了鐵叉，到後園去掘地。掘地的時間都被氣喘佔去了。鐵叉錐下去，總得搖幌那麼一陣子，然後再咬咬牙，才能翻鬆那麼一點土。還沒能夠翻一步遠，汗水就流了出來，漸漸只有喘氣同咳

嗽的功夫，脚手打起戰來。

「咳，不中用了，不中——」

歇下來，長長嘆口氣，無限感慨。

他靠住近邊的槐樹坐下，看着一隻遍是繭膩的手，手不自主的抖着。

沒有風，太陽又被雲塊遮住，天和他的胸口一樣沈悶。全後園悄然無聲，連老樹都繃眉愁眼的，被懶倦包圍着。只有兩隻麻雀在不遠的地上絮咕，起初跳着，逃避着，大似逛公園的青年男女，自然也少不了那一套的，嘎嚕一聲逃了，賣俏了，追上去了，在牆頭上就完成了那宗交易。

又頭望了望天，兩手掩住眼，想了開去。

自從主人搬進城裏住後，刺斗同札眼的事情就更多，又頭恰是目的物。他愈快的弱老了。

又頭很愛他餒的牲口。他懂得牠們各個不同的個性；只要有那些畜牲在眼前，

他便覺得世界還很豐富，歡愛。他從不會把牠們看作沒有理性。那每一個溫柔的鼻觸，每一聲善良的鳴聲，都能給他以溫暖的快感。現在馬房是空着。牲口賣掉，這給叉頭以最大的傷害。他失去了憑藉，也失去了諧和的心情，生活變成空洞的了。

他時常聽見那溫馴的鳴聲，看見那些愚蠢——然而他以爲是既聰明又善良的眼，他知道牠們要什麼。在夢囈中還要叱咤牠們。一睜眼，屋子却是空的，充滿陰濕氣味，像老年人突然喪失了終身伴侶，木頭似的叉頭心頭茫然，悲哀着了。就是老婆的死，女兒的同人偕逃，也沒有如此傷情。

叉頭心裏非但渺茫，而且不安，像「貓抓着」一般，紛亂異常。轉幾個圈子，終於一顆心又落在牲口身上。

他睜大着那雙灰濛濛的眼，那雙眼更加深陷了。

夜晚，元吉已經打着又大又甜的鼾聲，然而叉頭還不能入睡。他在草鋪上轉側，乾草發出索索聲。他覺得一切聲響都是惡意的，專對他過不去，他受不了，只乞望着

安息。

然而痛苦彷彿永無止境。

他要做夢了。他很清楚的回想起露宿在郊外。他發見自己是一個瞎子，向低濕的泥淖走去。

「瞎子！」

他夢裏呢喃。

他生氣了。

但是，不中用了，他老得只有一絲氣賸在唇邊。他想喚醒元吉，談一點心腹話，將苦辛訴說一番。突然他似乎更明達了些，善良的心向他打手勢。

「讓那小子痛痛的睡罷，還是小牡牛犢子哩……」

這只是一閃的觀念。早就貼在眼上的那黑斑却漸漸擴大，擴大，一直遮掩了三間大屋。

竟是誰安排的，出現一張大嘴，貪饞的啃着他，細細的嚼着他，先是四肢，後是頭——不時抬頭望望，大概味道很不錯的。再後——毛梢都麻痺了。

但又頭這樣想——

「涼的哩，涼的哩，那牙……」

他戰慄着，條的身上一輕鬆，胸前似乎鑿開一個口，哼的一聲他醒轉來了。於是他胡亂的吸着煙草。

黃昏時，每個庭院就出現了這瘦小的影子，拖起沉重的脚步，挨次打掃過所有的院落。晚霞映着他斑白的頭，在他那石頭般的臉上塗上一抹絳色。他憂鬱的摸索着。他咳嗽着，呢喃些什麼，也許還要響着鼻子。煙草的火星從他頰際擦過，吹落在身後。接着，他爬也似的一邊抹着臉，到豬窠那裏餵豬去了。

莊園猶如大海上一小小的船隻，他這樣想。而他是只有恍惚、迷亂、失措、困倦……他覺得他的活着除了受苦，毫無意思。

「災星來了！」

他腦子裏常無端這樣叫喊，像嚇唬小孩子一般，他這樣嚇唬着自己。

所有幾百代窮困的老人們遭遇過的命運，現在挨到了他，一個老驢決不會沒有人要，然而，一個老人，是一個錢也不值的。他並不自裝糊塗……他更多的吸煙，也開始一個人走進裕昇雜貨店，買一個爛醉。苦辣的白燒酒，又頭年青時是絕不沾唇的，誰也料不到，現在他竟會那樣貪杯。

又頭每醉一次酒，村坊上就有一次熱鬧。但誰也不管他，只讓他隨便躺在路上滾，弄得滿身泥土，嘴裏哼着流出白沫，像一個豬仔。婦女們叫嚷着，孩子擲過瓦片去，男人說着風涼話。他是一個奴才：誰也沒有忘記。但他喝到那地步的時候很少，多半是自己還能行走，後邊跟着一羣孩子，隣居乘這機會嘲笑他：

「海！又頭總管，你也喝酒？真是一家之主啦！哈哈……」

他不回答那要笑他的人，也不停下來。他癱瘓了般的走着，兩腿時常扭在一起，

突然他身子向前一傾，幾乎要倒下去的樣子，他站住了。

「災星來了！」

他大喊一聲，嚮向顛巴歪去，鬍子顫抖着。

「小心，老傢伙，東家耳朵長在腦蓋上咧！」●

許多人就要撕扯住他，想將他弄翻。

他低垂着頭，像思索什麼。接着，一擺頭——「他是個兔子，唔，兔子！」

他挺起胸脯，實際他只不過仰了一仰頭，奪出重圍，便默然走了。狗又會追趕着向他狂吠一陣。

四

● 耳朵長在腦蓋上——尤言「順風耳」，罵人為畜牲也。

又頭他掘着泥土，心中還是得不到安甯，慌慌亂亂，像爬進去許多條毛毛蟲。一個不留神，鐵叉尖就刺在赤腳背上，他眉眼嘴角向着鼻梁一縮，要哭的孩子那麼的，但他沒做聲。他彎下腰去撫摸着傷口，原只破了一層皮，隨即捏一撮沙土按上，這就算了。

忽然一陣雨，他又在院子裏奔跑了。他暢快的叫着：

「荷荷，好雨……真正打麥雨。呸！」

雖然他沒有半畝地，倒像下在他田裏。

院裏有許多雜碎東西，經不起雨的。而元吉偏巧又撒野去了。

「元吉，元吉！」他喊着，看看這裏也是器具，那兒也堆着傢伙，他不禁生氣了：「趕鬼門關夜市去了，敢是野蟲！」

元吉年青，只愛同小夥子們打在一伙，他討厭又頭的太効忠主子。而又頭却又不高興他的「撒野馬」。雖然兩個人平安度日，倒是各抱嫌怨。

「你說什麼……你敢是俺爹！」

元吉將頸項一挺，已巍然立在前面。

「以爲你那塊香，有斤兩，我可不懼你那個……上幾歲年就罵人，是吃糞長的嗎！」

又頭決想不到會碰這個岔，他失措了。

「憑，憑，憑良心……」

但元吉更兇惡，他跳得像匹狼，而且咆哮着：

「憑良心忘八鬼子也都餓死了，憑良心！」

老傢伙一楞，却說不出話來。

「下雨淹灰孫兒子，下雨干我鳥事，想當乾兒子的他去！」

元吉打一個旋身，氣昂昂踏着沈重的脚步走了。

又頭爽然望着年青人元吉，心中想：「這小子……」茫茫然立着。雨打在他灰

白的頭上，打在他佝僂的身上，水順着頸子簌簌往下滾。他覺得自己真個孤單單的，像置身在無人烟的曠野上。

又頭雖然一生被人踐踏在脚下，却望人家把他當人看待，現在居然元吉也要罵他，便覺無限愴傷。但是，吵架的結果，却給於了他一種力量，心像有了重量，也有了着落，不再是不安。

裝上烟草，望着破布般的天空。雨索索落着，泥濘漸深，燕子在雨絲間穿來穿去。鴿子在屋頂轉圈，咕咕叫着，像鐵雞。他慢吞吞一口一口吸着烟……

已經是夜間了。

又頭喝得醉醺醺的，踉蹌着從裕昇雜貨店出來，手裏擎着一段草繩，打亮子，但他已忘却了搖幌。一溜春風吹過來，細雨打在臉上，微微感到一絲舒適。

他摸索着，路是看不見的，儘是泥濘。

一隻狗攔住去路狂吠，隨後又嗅他的腳跟，他沒有留意。頭垂倒在胸前，在泥濘

中蠕動着，一脚高，一脚低。一下掉在淤泥中了，一下又踐在水潦裏，與其說他在走，勿甯是爬。挪前幾步，他便停住。

街坊上已無行人。夜無邊而且靜寂，只有雨的蕭蕭聲；一陣風過，忽的一聲，許多大水滴就莽撞的一齊落下來。拍打拍打的，慢慢又靜止住了。

狗斷續的吠着，像在荒谷間，雖彼此應和，這一聲那一聲的，寥落得很，只不過虛應故事罷了。世界因為這吠聲襯得似乎更遼闊。

偶爾，遠遠的有鐘——的一聲槍響，但也只是悶悶的，好像連放槍人早都打着瞌睡的了。

有什麼咕咕的叫着，大概是斑鳩，聲音非常憂鬱，像哀訴一般。

泥濘很深，拔腳很艱難；提起腳跟，腿抖着，有幾次險些跌下去。他摸索着，終於摸到了泥牆，即倚在那裏。

遠處有貓在「叫春」，悲哀而且慘厲，像絕望的號嘶。而世界是那樣荒廢可怕，

永沒有人住居過的樣子。

他喃喃的說些什麼……

……他想起死去多年的老婆。還有那伶俐的女兒，她同一個年青小子逃跑了，現在已成爲強壯的婦人了罷，已經有孩子了罷……他的心突然變成單純透明的了，一個孩子般，他絕沒有想起所遭受的苦痛。生命重歸於圓滿，幸福，幾乎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
他必須同元吉和解。

「唔，必須。」

他吱咕着。然而馬的眼是如何善良柔媚；嚶嚶叫着，且用鼻頭抹擦叉頭的臉，叉頭被雨淋濕的肩膀——他心裏又紛亂了。

他繼續向前走，但不是回家的路，他不願回到那空洞洞的馬房，耳邊還有一個聲音叮嚀着：

「決不回；不回，永不回！」

雖然倦得很，脚步在不覺間却加快了。

前後一片黑暗，辨不出左近有什麼東西。風勢緊了許多，雖不猛，倒也冷颼颼的。濃雲磊磊相疊，一塊壓着一塊，像凝聚在頭頂上，一動也不動，却儘住下壓。空氣是潮濕的，融合着泥土的香氣，冷孜孜刺進鼻腔。路一點沒有痕迹，儘是很深的泥濘，踩下去唧唧的響，有那麼鬆軟。實際又頭走的並非路，却是麥田，而這些麥田又是永走不完的遼闊。

雨不曉得怎麼個怪勁，不快也不慢，不暴也不細，只一氣泓湧落個不休。雨絲打在叉頭臉上頭上，非但不起快感，倒使他煩膩不堪了。短棉褂也早濕透了，澀澀的貼着皮。皮上便起了雞粟。水珠不息的，一串串由頭髮上向頸項裏流，臉卜儘是一條條的水溜，一忽他被雨水悶住了，一忽又透出氣來。繼續在麥田上走去，脚有時掉進泥溝，沒盡脚脛，便跌翻下去。

他手中仍緊捏着那段火繩，却照不亮一點路，早息滅了。

迎面展開一座林子，大而且蒼鬱，黑黑的一片，自然是些松柏。走進去一望，才知道是主人家的祖塋。

鴉怪聲怪氣在林深處叫着。

一陣陰森森的濕氣扑來，脊骨一緊，他楞住了。

「怎麼能到這裏的？」

他納罕着，便想起了鬼的事；但他不怕鬼。就在這時，很蹊蹺的他聽見了「澀——斯，澀——斯」的響聲。還有沙拉沙拉樹枝相磨擦的聲音。他向着那聲音走去，但那聲音一下子就止住了。他也就收住脚步，諦聽。

樹枝叢雜交織着，非常茂密，陰慘慘覆蓋在頭頂。一種古老的氣味混合着柏樹的香味在這裏盤據着。風在枝間嗚咽。野鳥在啾啾嘆息。水滴依着一定的節奏，拍打拍打滴落下來。

又頭戰抖着，心跳得發慌，異常興奮，毛梢都有一種感覺。突然他聽見——其實倒是他覺得有脚步聲向自己走來，忙調轉頭去。

「啊——范七你——」

他驚愕的呻喚着，肩膀已被一隻大手威脅的抓住了。一點也不模糊，立在前面的正是范七；他手握一把大砍刀。

范七原打算趁不防將又頭摔倒，將眼蒙住，再將他捆起來的。然而這手做得不妙，反先被發現了，自己，除非將這老傢伙一刀兩斷，便怎麼都已晚了。

兩個人僵僵立着，彼此釘着對手的臉，自然只能看見一個模糊的輪廓。兩個人彷彿被什麼捏住了，誰也說不出話，低氣壓迫住了他們，氣悶得很。水滴打在他們臉上，又滾在胸前，只有松濤聲，嚶嚶響着。

范七聞着撲上來的酒臭，將又頭用力那麼一搖，便將砍刀亮在前面。

「小心你二斤半，傳出去我切你！」

叉頭不動，但突然却大笑了。

這時兩個人都明白過來，一齊喘了一口氣。

「你們，」叉頭說，「你們是同族，我……好，去罷。」

「白話是不成的，防備着罷，老傢伙！」

范七將他一推，一眨眼功夫便不見了。現在叉頭一點酒意也沒有了，他走出林子，但不向家，却直撲通城裏去的大道。

五

天放晴了，暖 and 得只是使人發懶，倘不是饑餓，可說是一萬人中一萬人的好日子。但村子裏像鬧翻了潭，吵嚷成一片，裕昇雜貨店門前有着非凡的熱鬧，有男也有女，有老頭也有孩子。自從第一個人發見范家祖塋的柏樹在夜裏被人偷伐後，消息

一陣風傳遍了全村，這裏就聚集着人，而且大家驚愕的嚷着了。

喧騷從早晨起，一些人走了，一些人轉一個圈子又參加進來，不久這片地面就被踏平，漆光漆光像面鏡子。現在太陽已高高昇到東南向的樹梢頭，斑鳩唱着催眠歌，母雞咯咯的叫着，一切聲音全是嘹亮的，有初眠方醒那種情味。

風非常輕柔，帶着田野間清新刺鼻的氣息，滑溜的拂過人面。空氣澄澈，天色明朗，間或有一片雲滑過，也是透亮那麼薄，像誰在藍水晶盤上呵了一口氣，不久便消失了。樹木挺立着，一夜間功夫憑空添了不少生氣，雖然大部分——譬如白楊了，老槐了，梨棗了，尙未着葉，然而較之冬天却也蔥綠可愛。小豬在路中央泥溝裏嚼嚼泥泡，不時抬起頭向四周望一眼，嘴裏還忽啞忽啞咀着什麼，在那裏哼哼有聲。既而大耳朵一擺，泥漿迸濺開去，又插嘴泥中。狗不時也吠兩聲，但是和善的，絕不含危險的意思，只不過閒着無事，隨意叫叫罷了。倘不是牛長在這地方的，看罷，這裏的世界是多麼和平！又是如何溫靜！

但是，羣集在裕昇雜貨店門前的人却決不以這「響晴天」爲稀奇。他們只一心注意范家祖塋被偷盜的事。

「唉……我禽娘！」

（有這一聲，才像老頭子。）他掙扎着，顛巍巍像一個初學步的孩子般從石臼上站起來。位置以這裏最好，在場的人以他年歲頂大；但大家看見他動作那樣困難，不由都繃住眉，想：「真的成了老綿羊了，話不落空。」頗爲他擔了不少心。

「這，這，這，唔——」老頭子全身抖慄着，風淚眼望着別人的臉。彷彿要請別人代他說下邊的話，「這不是冠冕的呀，唔從前，是要得唱台戲的……」

他喘作一團。

「唱台戲？！誰偷了不是花邊老人頭！」

大炮豎起一隻膀子嚷着。但他看見范七送的眉眼，便仍蹲在那椿樹下，吸着番烟，背轉頭望着別處，不再聲張。

一個老太婆却一口罵道：「你吃大糞了嗎，你？」

這是大炮的伯母。

「咳……一句話不冠冕。連祖宗也背時！」

老頭子說完這句話，似乎一切責任全已卸却，他拄着拐仗哼哼的走了。

大炮的伯母說得很有道理，這事得給搬城裏住的進士家送信去，只要拘票下來，案是不難破的。因為伐去那麼大的柏樹，絕非一個人，而且也決不會離得遠。

「送信？」范七乘機坐在那空着的杵臼上。他也摸出一根香烟。「給誰送信？」

「我，我告他！」他說，伸出一個指頭搖着。「他說是他一家的，可是只偷偷的伐；你的，有白天哪……誰不知道大戶范家的祖塋；宗祖丟夠臉了！我告他辱歿祖先！」

「衙門朝南開，沒錢莫進來。常言：衙門裏寸草不結！」這是誰說的？」

然而范七的話發生了效力。在場的人幾乎全體姓范，被盜的是他們大家的祖塋。據最年老的人也說那柏樹是家家都有一份，後來曾經打過幾場官司，不曉得怎

麼一糊塗，變成進士府一家的了。於是便起了爭執，有的主張不管閒事，有的却又附和范七的意見。

范七嫂忽然心血一動，計上心來。她有一個了不得的發見。

「一定是那賊進士家偷伐的，一定！他一夜都沒有在家歇呀，元吉說。」

爲着使大家在紛紛爭吵中聽見，她嗓子提到不能再高。

但是有人問：「誰？」

「叉頭啊。」她說。

偏巧，叉頭在路那端出現了。他腿上滿塗着泥漿，短褂釦子解開着，一個小行囊斜佩在他寬寬的肩上，大絨氈帽捏在手裏，顛頂在太陽下閃閃耀光，看去是那樣的生氣匆匆的行色給大家一驚。

「那裏去呀，叉頭老叔？」

「後會有期罷，老隣居！」

他只說完這一句，便急急上路去了。

誰也沒看見叉頭怎樣笑過，至少是最近以來，然而今天他確實笑了。這一下子將大家壓得透不過氣來，好像正在做夢。尤其范七他們，心中跳得紛亂不堪，已經着慌。

「擊賊擊賊，范七向大炮那一夥年青人丟了一個眼風。說：『不能讓他跑了！』」

一夥人跳起來，擦掌磨拳，又咕咕了一陣子，就向叉頭趕去。

叉頭走得極快，踏進窪處，泥漿就四向迸濺。出得村莊，像從身上脫去一領穿過三年的布褂，不覺肩頭一輕。從此他將被當作一個人了罷！

他一夜功夫跑進城去，將所有雜事交代明白，只有夜間的事留在肚裏。他得馬上走了，這固執的老傢伙！對於故鄉雖也留戀，但他沒有什麼細微的感覺，只是模模糊糊的，所以並不怎樣難過。

第一次的雁羣開始北飛，一隻鷗在空中翱翔……

叉頭大大吐了一口，他這才開始當人了。他轉上小徑，已經沒有泥濘，他走得更快。

「慢走，叉頭老叔。」

後面送來了呼聲，他便收住脚步，回頭一看，見是范七一夥年青小子正向他奔來。他向他們打了一個手勢，請他們回去；年青人恰已趕近身邊。

「你到哪裏去？」他們喘着。

叉頭眯着放光的小眼睛，端詳過每一個臉，知道來意並不怎樣善。但他笑着。

「好，回去罷，」他說。借了他們的火吸着煙。「還怎樣呢，見見世面罷了。你們放心。」

可是，他們將他圍起來了。大炮做眉眼，有要打他的意思。

「可是，那事情——」

「那事情，」他向年青人狡猾的霎着眼，「又頭不是人！對不對？」

至此，覺得悲傷起來，但他竭力掩飾着。他向上直一直身子，四外瞟一眼道：

「世界是大的，我那裏都去得；世界是長的，您也哪裏都去得。大家安心回去罷，我說的！」

他想笑，但沒有笑出來。他聳一下肩膀，調換過小包裏的位置，奪開一步，要走了。

「喂，慢着！」

元吉跑上來拉住小包裏，他氣吁吁戰慄着。

「你弄得倒不錯！」元吉蠻橫的扭住他，「一出岔子就跑啊，那可不成！」

「撒手，就說是我偷的呀，撒手！」

又頭想擺脫，元吉又不讓，像恰巧捉住了一個賊，兩個人扭在一起。

「好，好，就說他偷的，放了他！」衆人上來排解。

「說的好！」

「我偷了你的嗎，元吉？」又頭生氣了，他的臉縮着，鬍子抖動着。咆哮道：「撒手！」

田野飽孕着生命，溫柔的舒適的躺着，小草同種植物仰着頭，眺望那響晴的天。路又潮溼又柔輦，在陽光下伸展着，通向世界。村落是靜謐的，在蒸氣下浮動。雲片像海裏的白帆，悠然無語，輕輕滑過。小鳥快活的飛鳴，要同白雲比賽。小山隱在陰暗中，但突然發出光亮來了。大地是這樣豐富，原野的香，壓着行客的胸脯都有些生痛。

又頭嚙着烟袋，輕捷的向前走去，烟斗裏冒出青烟，在四近裊裊捲舒，火星吹落在後面。這時，過往的世界遠離了，而各種矛盾融合在一起，心跳躍着跳躍着，充滿了活氣。他胸脯飽張着，不再佝僂；他年青了。

那隻鵬仍在頭頂飛着，飛着，扁一個身，最後隱在雲片裏。